



明齋先生集 卷

書

卷之六

~ 16  
2376  
15



和  
2376  
26-15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七

書

上仲父童土府君

伏聞 召旨新下德壽兼尊晚節增光瞻言誦賀豈  
但一家之私也中道引疾迤邐還鄉季至告老昭有  
聖訓進退之義綽乎有裕衡門迎拜不遠伊邇尤不  
勝慰幸之至第此殘炎尚熾侍行無人鞍馬之勞杖  
屨之奉但切貢慮末由趨陪唯祝神相豈弟體中康  
健以副懸慕之誠巳十七日  
伏承兩度下書伏審殘炎氣體萬祉伏不勝慰幸之



至承 召之行有入城之計若定為晚節城市之計則此固無可疑者若欲引年休官歸任松楸則何必為此筋力之禮也隨分從仕辭避清塗則直歸未見偃蹇之嫌末路澆薄城裏多鬧則入城或有窘窄之節區區愚慮竊謂執御今日之行利南而不利西伏未知以為如何杆譜刊役已畢則後錄雖待後何妨也疏草乘忙草創只在潤色而去取之耳

十九

上堂叔父五岡府君

伏未審氣候若何留滯至今而關雨未能更進伏歎下教韻語謹步以上仍效區區祝望之忱伏乞一賜

莞爾也堂名欲取杜少陵詩所謂吾知徐卿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之語扁以不憂伏未知以為如何又聞諸弟所居之室名以一樂云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人子之至樂而好子佳孫充堂衍宇豈不令父母忘憂乎以此相對尤似親切若賜肯許則他日謹當演其說以申獻焉

答僉知叔父

祧廟兩世初議作一間祠宇于丙舍而奉安矣旋以祭祀之難更議只奉兵使祖考而高祖考妣則越次奉于溫陽此無他意只以叔父臨季而八舉叔父則

繹窮爲甚故有此便宜之計矣拙弟昨至言及趙家嫡庶相爭事以爲若使他人聞之則亦必以吾家藉口不可不依禮遷于最長房也吾輩本意則不如此而及聞此言不覺瞿然叔父之意亦或一毫有此疑則尤未敢安若如拙弟之意則明春可使揀來奉而去幸詳以回示如何甲戌多至前日

桃廟奉遷事昨書已詳達矣當以何間奉往耶自宗契議供助祭之穀時未完定而忌祭五巡每巡二石則當歲十石矣如何奉往時腰舉擔夫亦計自宗中備行只定日以一力來報則自此奉往爲計只恨相

望隔遠凡百之相懸如此耳

乙亥二月二十五日

忌辰及告辭草昨已書上矣告辭於禮無文故略爲措辭以上修潤而用之如何改題者即改題傍題奉祀也非宗子則不稱孝只當稱曾孫玄孫也常時忌祀祝文則如常式矣非宗子則支庶無別支孫既只稱玄孫曾孫則庶字恐亦不必添也傍題及告祝文恐當只稱玄孫某曾孫某也四月十一日

上再從兄察訪公

每便有書每書討盡多少情懷且及閑漫說話破此聾寂其精力非弟輩所能及歎服無己仍審酷暑官

况萬安雖說滿紙苦境終乃有知味之語未知其味  
能使人忘苦耶爲之奉呵孝姪親事已有吉期何慰  
如之况是靜存之後則賢人之胄也必有一脉餘風  
前日不知而有言孤陋可媿也此中龍西叔父主病  
患終夏沉綿至去晦猝至十分地頭至於再次屬續  
幾不可言忽有一線陽氣回復沉睡數日忽若沉痾  
之去體今已十日幸無別證漸漸向回春之境今則  
七八分無虞矣天下安有如此奇幸不但一門之慶  
實稀世之異事也但老人氣力一敗無餘若忽遇他  
疾則難望屢幸方以此爲憂耳弟暑雨所傷困劣益

甚若敬若恕若執都以一病字爲伴無他况矣

壬子七月

上從兄修撰公

萊山之行聞來淡慮冒寒之役久客之苦俱可念也  
千萬自愛書冊自隨公事之外靜坐收斂凝定本源  
毋以盃勺自困毋以渦頰自宛雖知兄主素有定力  
於此二者必有剛克而惟弟憂愛之忱無所不至敢  
此奉戒伏望恕諒之幸甚此間病憂悶撓度日連陳  
等材及倭板回春或有所得不妨波及也如無可得  
之路亦不可求請於人以累清操也千萬警省加重

辛丑至  
月八日

優來謹審溽暑旅味清勝瞻慰十分邇英之選獨先  
鳴於曹偶間可見雅望之隆矣千萬進學自重毋苟  
然退守安常習故隨行逐隊者塗轍幸甚幸甚弟五  
月晦當西歸臨發日氣斗熱遂蒙仲父主命留濡滯  
訖茲翹待來音庶得一團之優而今無行期不堪悵  
缺多男之福人不可及子姓蕃昌慶之大者不勝攢  
賀之至也

壬寅七月一日

與從弟子敬 摺

佳谷書及汝中書送去覽還如何坡山所示別紙亦  
送之未知何議為優耶吾意向陽祠宇之議似好而

子孫無居墓下者只奉安空祠於山下朔望節祀俱  
廢此弊無可救之道終不如依禮經遷于長房之為  
善未知令意如何思肅公祠宇則有成文漢父子居  
墓下守視與此不同矣和叔言竹雨堂別規向陽古  
規最長房常規云云常規最為無弊矣如何

壬申臘月二日

此中長久洞亦有墓下建祠奉安之定訓此則將  
來遵行無疑而坡山則無此預定之式故歧議如  
此不據禮而定之則似無歸一之日如何最是墓  
下空祠無人守視之弊必至之勢也若遷于長房  
則雖貧殘不能祭猶勝於奉安於空山耶詳思以

示之如何

昨見儒疏駭恐無地而自 上答右台劄 批有不  
主先入之意恐又有一番 敦迫尤極憂悶怨君津  
職之 命此非虛名之比榮感無極而惶恐亦淡矣  
若有新除則亦當具疏一陳不敢當之私悃耶抑有  
不敢者耶幸量示也 乙亥六月十八日

與弟子恕 推

撥弟病勢日就漸盡無可望矣不料其頓至於此也  
莫非離居稍遠不得早救之致悔痛何追今日比昨  
日尤沉綿雖少有脛肉而削剝已甚扶起飲藥而一

坐極艱懶於言語且聲在口中開眼亦艱如此而能  
支幾日耶憐惻不堪言自教往邀林章虎不遇見丁  
時濟命藥以來而藥雖對劑似已後時矣吾勢將待  
此吉凶之決而歸自教亦欲使之留待此決而恐君  
有分付家事故送之君之來時忠教率來如何行  
教則其暈病有淡憂而家中事多冗使之留幹待我  
更報而後出來可也 丙寅二月二十五日

行教唱榜退在初四云未知今己自交河回程否也  
所慮誠然吾意亦如此而悔無及矣奈何每欲其止  
科而在家無所事故還復任他亦不料其以荒雜之

文俊爾登名也莫非關數事奈何至於前頭行世之難有不暇言而即今於病蟄微分極為煩撓憂端不翅一二矣奈何甲戌至月四日

書札酬應誠亦費力如君啓許只封藥材而無書何妨若有問處則只書問安亦可矣親舊間君則專廢問訊人皆有缺然之色此乃溫陽簡幅也以如此者數十幅亦足以致情意豈不易於紙束耶親者則缺然踈者則誚之亦可悶也臘月十一日

與再從弟執中

擇

墓祀之節和叔之答引牛粟之說以為 國家陵寢

既廢則士夫家不可獨行云云因以思之退溪說固可行而有齋室有無之礙且吾宗則兩山所皆奉家廟既參於廟又行於齋室實有重疊之嫌故已定以不行且世俗皆不行之云恐不如從眾停之之為寡罪也第古禮則無可廢之義而未免全廢此為缺然

於情耳甲寅四月

大雨始降農望則快滿而又恐其或過也 國引未知以二日啓程耶若 梓宮尚在船上則憂慮危懼萬萬不可言矣此漏屋獨卧其况可想連日欲伴且取紫蘇而未能蓋農冗所縛也第覓牛而耕故秧未



半而根未始費力而無功奈何理學通錄未知看之否於此而得味則可得入處矣退溪四十後始回頭定脚終爲大賢從今爲此事未爲晚也如何若招正汝而共之則尤可幸也聞正汝不往望月不做科工不讀古書中間悠悠將何爲耶

適有朋來之樂與舍弟靜會山庵爲端陽前計蓋前此不曾見馬史全帙故欲看一番耳想君拘於近功不能拔出也聞方事韓文云可以挾而見過耶雖不能久會數夕亦佳企企

昨見金都事叔主書以此中勿傳孟浪之報爲戒必

有所聞故也槩鄉曲塗聽之說不可盡信僉須十分慎言絕口不言時事耳可得聞口不可傳說也不論事之虛實相傳時事實大禁忌也僉須十分諒之如何

答從弟國材 掄

昨聞得縣出來雖路傍而京鄉居中殊以爲慰即得書知己到官尤可喜也祠堂奉來事使姪似未安正朝後自來奉往似好如何還上虛錄從實則害於前官襲謬則我當其罪極爲難處朱書所云蓋亦此類也從實則將爲邑害不以實則爲近於欺國故開陳

兩論於上司以聽其指揮出於不得已也然邑弊及  
交承之間不容兩全明查實數核出虛實之後吾力  
可以周旋則周旋之不能則勢當從實直報非欲害  
於前官也不得已也奈何欲議於子敬以報而子敬  
纔經麟兒之痘龜兒方在危厲中想無心情可以酬  
應他事故不能焉可歎第事當從容不可率爾追當  
相議更報耳

丙寅至月  
二十九日

諸友辨章竟不得止未知疏入後 聖批如何也禍  
福固皆不計而顯道汝中皆有老親其情事可想莫  
非不肖妄言輾轉至此亟願先諸友結罪而不可得

奈何遺稿冊盛諸行擔以付耳書札欲抄謄矣寫事  
未易今以捲還極歎極歎疏則抄點之書札亦欲抄  
點而未及矣君可以意抄書其可傳後者如何書札  
最關重不必徑省也子敬小紙送去子敬之意以為  
諸友若被罪則君與種百養一皆當棄官云如何吾  
意則種百纔奉病親優養天下有重於此事者乎種  
百則決不可輕歸也養一則侍從之臣也不可苟然  
當繼諸友而陳疏辭退君則不樂在官則歸家而行  
止無所難矣唯在商量而行之也

丁卯三月  
二十七一日

此以 國葬臨迫昨來棲于淨寺為卒哭前計淨寺

久不見矣今來窓壁新塗靜寂可愛而無與共之逝者懷子敬存者憶吾君恨悵如之何辛巳臘月二日

東周來言院中刊役將畢於七月念間而刻糧可至八月叔父主遺稿似不多欲繼刊云此意甚當前日見失之冊其果搜得否須收拾家中所藏大小文字如疏章草本一一送來如何吾則精力已不能及而當付少輩略考次第更寫一本以待之未知如何仲父主遺稿智教等今方繕寫而仁教早晚當任之故欲先事叔父主遺稿耳壬辰六月二日

與再從弟伯謙稿

襄奉之期漸迫號慕罔極何以堪處但聞重哀寢處於廳側云家禮殯後處於中門外樸陋之室云則此實為過於禮者也當此濕冷之時必致大傷敗雖是家禮所制猶當量筋力而不至傷生况過於禮者耶不勝驚慮須思平日慈念之至意勉為相保之道如何此等事乃伯哀之任也幸加意勿致有悔如何子甲俞妹之喪痛哭何喻家禍之荐至此尤極可怪五服成服前皆當廢祭三年內亦未知有異而若有無服者則使之單獻行薦恐無所妨若然則於冑教為降而無服使冑教薦獻而僉哀則只行哭拜似當矣丑乙

明齋遺稿 卷一  
昨孫兒進候而歸言寺下書堂後麓僧師占得以爲合用云若果如此則三世連用之地豈可易得且近先山極可幸也福人福地會逢有數若可用也則比之他處十勝之地猶不可以易此也又聞東彥之葬地欲定於寺前峙邊云此則恐未安曾於自姪之喪舍弟以裴生之言欲用其地吾以爲此乃大山所案山也一時多斫松木非但於心未安此等處雖使可用畱與宗姪家使用之爲宜今不須用也舍弟遂捨之吾意與前無異故不得不告幸更加商量如何更占他處終似便當矣大抵先山內用山當與宗姪相

議幸望議而後定之如何

已丑正月

與再從弟天縱

掄

聞妹氏婚禮已過想多感愴且何以措備凡具耶貧不能助病不能會情理廢矣良可傷歎適得白紙一束追以奉呈可諒區區也此跽蟄蕭寺非無朋友之相從者而所學荒蕪無以開益是可媿也比觀何書歲暮幽懷無日不相念奈不能盍簪何願益求所未至卓然有以自樹立不滯於科臼不流於鄉人方爲不負所學也千萬勉旃

戊午至月二十四日

所示縷縷出於誠意尤切感佩平常道理則固如此

矣如我者所守私義與他人不同若不能大有為旅  
進旅退而已則是真所謂只以含冤忍痛之心徒為  
影纓結綬之歸耳書不能盡此意容俟他日更為面

論癸亥二月二十一日

屈指俟喜音而竟歸落莫豈數之未至耶何其屢屈  
也令人歎咤不已齋居之艱固已知之而齋所靜謐  
不妨長齋安能為家累閑愁哉父子相伴益沉潛墳  
典外物得失亦不足言也此衰疾日甚加以離索殆  
於無所用心昨得時姪來讀通書西銘等書極有警  
惰之益旋被科臼所引去方做儷語於淨寺光陰可

惜昨所遭訛言言之根誰能得之然此無可如何只

得任他而已丙寅八月二十五日

史漢之讀以愚所見恐無益何不更取論孟近思等  
書以用力於本源耶科場得失只可付之於命以君  
之文尚困於泥塗數可知矣不如從吾所好猶可收  
拾晚節不終於汨沒而已也如何懷川之疏竟至此  
極莫非當初妄言之罪自痛而已奈何稷唐二宰去  
此稍遠會合之難猶在也暮境離憂延佇空谷何  
當一握叙此多少丁卯三月十七日

顯道之離親遠謫想來隕涕以我之罪朋友竟愛其

危亟欲以身同往少安私分而不可得皆謂論罪之章當繼發而迄今未聞未曉其故唯日夜俟此而已門疏無非捏造不可忍見然此等何足責所諭隨誣隨辨有甚盡期不如更不相校者實是正當同志之間只以此道相戒如何聞崔文叔自初止之而顯道士元諸人不能從云文叔所見最優追恨諸人之不從也人心世道一至於此豈獨一家之私事而已使他至於此極亦莫非不肖當初妄言之罪公私罪戾死難自贖奈何別紙所示條辨成說之意亦不無此意而方以閉鑿自靖爲分恐或煩傳無益於辨明而

益添罪戾也且彼中說話隨意撰出無所止屆誠亦有不勝辨者天理至公誣辭虛說自當終歸於破綻昭著而不可掩恐不如一切任他一切付諸公議之

爲愈也

五月二十五日

兵使祖考神主長湍宗家親盡當祧營將族父既已捐世則最長房當在何處耶昨承監役叔父主教則曾孫行庶派有在忠州者營將公諸弟季歲亦未詳知須急問知然後奉來之事可定矣蓋方欲奉來而恐或有越次之嫌也庶派亦爲最長房有沙溪先生之論在疑禮問解矣忠州庶派未知存否雖存若或

貧殘無奉祭之勢則何可奉遷於不能奉祭之家耶  
營將公諸弟亦時存幾公耶親戚隔遠不能嗣音至  
於如此良可傷痛須急急問知以報如何若監役宅  
定為長房則春教歸時奉來似當僉君亦相與先後  
之可也此是一家大事勿忽勿忽

書冊之踈蹊茅之長其為慨歎固也然此心誠不怠  
於學則隨時隨處自有工夫隨遇講究隨事體認亦  
莫非學也所患志不立則便至於怠耳幸加意振警  
勿至墜墮如何且聞以春秋授徒頗有信從者云此  
極可慰非但有墩學相長之益此是吾儒本分得以

接續一脉儘非細事也須疊疊焉此還甲之季衰固  
常事而目昏且痛廢書久矣兀兀如面壁僧只得如  
此泯泯以趨死而已百念俱灰唯有簣簣之感耳奈

何已巳元月二十八日

邑雖薄可免京口旅宦之苦為之慰幸第其處赤地  
之慘有甚於此中云滿境饑餓之民何以濟活耶季  
季大侵實非尋常運氣亦豈是一縣之憂遠近所聞  
無非可慮者鄙屋之下亦恐不能安眠也然既受一  
邑之責當思所以救濟之道未知何以為計既不能  
效俗吏興販聚穀又將不能敲扑飢民徵捧糴穀則

雖欲設賑實同無麵之不托百爾思量終歸無策鄙  
意從今日爲始擺脫一切浮費掃去一切私事官中  
自奉一與飢民一般以至於明季麥秋之前則庶有  
一分之益而民雖飢死庶無憾於彼我矣此可謂無  
謀之甚者而事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未知君意以爲  
如何所惠民魚蟹醢松茸等物無任感荷第此等私  
事雖徐之無妨矣民將靡子何可念及於閑人事哉  
千萬惕念也

丁丑八  
晦日

參判之喪關我門運摧痛何言素剛精神不衰常以  
爲最能有季矣豈料其先逝耶暮境相依一朝失去

悲懷忽忽閱月而不能自定奈何賑事只應盡吾心  
力而已他何足計

戊寅四  
月望日

好返初服逍遙舊山是何謫居而乃有牢騷鬱悒之  
意耶爲之一嗟一呵 魯山慎妃追復位號事蓋

聖意先定而下無異議二百季冤鬱之氣得伸於今

日實 盛德之事也臣民只切瞻祝而已

十月二  
十四日

迎謚禮吾意初亦以遷延爲悶意或攝行無妨而只  
以宗子在葬前而行盛禮未安疑不能決矣今承示  
意既已決定今則雖甚未安似難變通而又更思之  
贈謚乃朝家重典也宗子當迎受必得攝行可據前



例然後可以行之不可苟簡也且宗婦在殯而行盛禮終為未安此兩件必有人家已行之前例幸須急走一力於京中廣加詢問如不可行則吏郎未發之前可以及止矣人家迎諡或有在十季之後者今番文義時雖不得行豈無他日乎若犯禮法則不可為也千萬諒處幸甚

戊子十月四日

即聞恕教之擢第不勝奉賀此雖是渠之才與祖先之餘慶亦君之屈有以伸之也重以為賀東衡亦得參云一家二人尤奇事也喜甚走伴

癸巳十月九日

與再從弟聖汝

揆

自姪還言伯謙之意欲令孤孫以童子成服念其至情之如此而第其年已十六則雖未長大以童子不能為成人之服殊缺情理未知如何所示當杖之意則似然矣童子當室則有杖此雖非當室之童子比之女子之杖則猶可類推也第童子不杖禮有明文不敢臆度而質言要須財處巳卯四月示意亦念及矣墓祀固異於時享而家禮前一日齋戒則三日入弔四日不見葬引而行祀事禮則然矣然一家諸人不見葬引實似未安若墓祀不備祭儀只依要訣減損饌物一獻無祝而行之則只與參禮

明齋通和卷二十一  
齋宿而行之一般四日見葬引之後即出齋宿而行  
之則喪與祭兩似無妨矣此出於遇喪而殺禮而亦  
有要訣之可據似乎得宜矣未知如何喪家所主之  
祭則葬事纔過恐有未遲耶既已過葬雖未卒哭禮  
無所妨而先山當以一獻行之則親山同在一山亦  
當一獻矣既已過葬而又過一宿犯染則非所慮也  
但恐未遲姑依葬前而廢之亦無大害矣如何  
嫁娶必告于高祖廟禮也親未盡者雖有祖禰之廟  
而必行於高祖廟者尊祖重宗之義也聞清安將後  
娶期在何日耶須於期日之前告于宗祠如何 庚辰

與庶弟撥

新居已踰一旬矣有何味耶懸懸戀戀不能已已推  
與挹健輩唯日孜孜於文字上無他雜人事日以專  
靜此最佳况勉旃勉旃

別紙所示具知之矣莫非不幸之甚者始慮不審以  
致於此痛歎自訟而已外虞內憂不知稅駕之所而  
口舌紛紛又如此令人中夜無眠也惟當各自勉於  
分內工夫修身慎言讀書進學以無忝於所生而已  
爾輩其亦勉之

打愚陰陽之論以書叩之則所答如許一襲北疏之

說而不自知其羞恥無足責者只是不滿於函丈云云者既甚包藏而先丈執友云者尤爲無狀所謂士友相傳云者未知何等人耶汝須以汝意作書問先丈執友云云之語未知何人之所傳耶豈自函丈所傳出故質問於函丈耶只舉此一款而問之見其所答可也先丈執友四字非但誣我也所以辱先也可勝痛哉所問陰陽之論全無所答亦可知其架虛也

子甲

允翁答書送去此書則辭氣之發不復自擇矣奈何已不能復爲往復計只當閉口自靖而已此後則汝等亦絕口不言彼中事可也打愚許亦不欲叩問耳既已作如許頭勢說話虛實何能得正世間事將無所不有咄咄怪事宋疇錫事吾心之所不萌宋奎東事殺人未學之說子恕之所不言皆自中間出之而因而誣辱人之亾親天下安有如此事耶

七月

### 與庶弟拙

見榜眼喜而不寐能學早有成名可謂賢矣惟願益加充闡務自樹立以共承餘慶老兄區區之望也掃墓後下來則當在開望間冒寒勞役易以致傷須慎疾自愛且於應榜及榜會等處加意謹飭以寡尤悔

極可極可

辛酉十月二十日

做工有何疑而前書見問耶吾雖得罪汝等猶不當  
廢科况未至於罪耶所謂金道明疏未知措語如何  
云耶曾未聞其名未知為何許人而人疑其往來此  
中誠可笑也然此等事亦能添吾罪戾而無可奈何  
矣懷川往復草曾送于國材許矣得見否既已不幸  
至此只得一切任之篤守無辨之戒而已汝等亦知  
此意俛焉為己分上工夫而已切不可與人爭辨也  
千萬省念可也

甲子六月二十一日

祭文云云之說怪愕叵測完寧宜無不知此中之事

者而猶不能無疑訝云亦可歎也大抵扶護之說自  
今春間又騰出而訛言噂喏日新不已如所謂抵書  
玄石之說至撰出語句而騰之故固慮其不止於此  
矣今果有此祭文之說未知前頭又有何等罔測之  
言也既云有全篇則必有偽作全篇者矣既云有親  
筆則必有摸我筆迹者矣人既不憚為此則亦何所  
不至哉此無奈彼何只得守靜以俟命而已何可叻  
叻與之分踈耶完寧若索見我答只言流丸止於甌  
臯無望於今日此為可慨云云可也

丙寅六月十八日

所謂扶護之說始於尤翁之書而以為以斥打愚

陰陽之論觀之則扶護之意猶在云云然所謂斥打愚陰陽之論者亦吾所不知者也其時以書問於打愚則所答張皇數百言只襲北人疏忽而於所問陰陽之論則終無所答蓋想打愚之意欲言有之則實無其事欲言無之則尤翁之言如右故不得不爲此含糊也到今則以爲忘未答之云亦可笑也然則所謂斥打愚陰陽之論者已是訛言而所謂扶護之說則因訛而復訛今春以來諸說以至今番祭文之說則又因訛而轉訛者也訛之爲訛一淡一節奈何所謂今春以來諸說如權致

道所傳三問未答之說郭智叔所傳云云等說也外棺之役已始否若用灰則不必用外棺矣永葬亦不必盡用况權厝乎喪祭情雖無限亦當稱家自量而爲之聞喪家食道亦已絕云雖金溫陽家安能一一繼給耶金令雖以厚意欲其無憾於喪人之情而在我之道只當自守貧士規模不可過分且使人難繼而生厭也汝須知此意凡事勿諉於喪家務加節約可也祭奠麵餅魚肉亦難稱禮與情皆當稱家有無而盡其哀誠而已此意亦與孤姪道之使知道理之如此可也雖有魚無肉或有肉無魚有炙無湯皆

當隨分矣前頭喪家之憂不可言食道最難金令家不可專靠定山新到亦不可稱情相顧且官家異於私家不可任情取給須十分料量不可任情也聞月三日晦日自東村因過客所傳傳士元隕命之報驚慘痛酷之際自邑中傳禁府都事先文始知其不死而廿八日以後消息未得聞未知果能續得性命否疏辭如何而天怒之震至此耶冒死效忠臣子之職也而其如不能感回天心何哉只自仰屋流涕而已奈何奈何不料生見如許世變奈何奈何肥已五日士元竟至不救痛哭痛哭見汝初一日書且人之見

而來者皆以為萬無生道而當日之不絕意謂天實生之延過五六日則生氣當接續以此謂必不死惟日夜望其下來豈料其竟至於此耶禍福之莫之為而至者實正命也奈何奈何所可痛者斯文摧棟吾道無托如此才學何處更得萬事所期一朝墮虛其為悼惜不但一時之慘酷而已身後又無一塊嗣續天之拯善人何至此極姊主命道之奇險亦何至此痛矣痛矣行教勢不能久留姊主夏間調護惟恃汝耳書成後見汝傳訃書又聞精神至死不迷哀痛哀痛人雖欲百身何可得也天乎天乎死者不可復生

明齋遺稿卷二十七  
冤痛奈何姊主必難扶持而末由即往以省坐想情  
境只自焦煎而已何辜于天遭此痛酷耶痛矣當庭  
鞠以辭氣不撓之故至於火刑云汝須詳記其供對  
之語以示之且病劇時有何話言亦記錄而送之十日  
承計痛哭罔極罔極初聞病患之報已料萬無回春  
之望而時令之證例太急則易退故不無萬一之幸  
惟日夜默禱而已豈料竟至於此耶數季不得往省  
而奄至永訣終天悔痛何所逮及秋間迎歸為數季  
侍奉之計者計日耿耿而迫頭之禍不覺至此天乎  
天乎號痛奈何念平日眷念之篤而當此禍變遠坐

如路人此何人理五內如剡不可堪忍也過十八日  
忌祀後即發為計而葬事當在五月內當留過而歸  
耳士元大祥似不可行當待葬後而未祭則服亦不  
得變除矣唯是尚未立後為無後之喪若葬前立後  
則似順而未知西溪之意如何也辛未四月五日

婚事進退何以定之其已稟於玄石耶昨以婚事遷  
就事故難知為悶不能斷然決退矣數日思之彼此  
情理極不安而強而行之不可之大者意謂母服無  
礙者亦非也前日所講者以士冠禮母不在使人受  
脯及朱子答李繼善問為據以為母有服不廢行禮

日齋遺稿 卷二十七  
矣然此可以論於葬後若葬前亦不安矣玄石必已  
明辨而教之彥暉亦必善導己以退行為定則大善  
矣不然則汝須以此意更議于金鎮安改漏吉於明  
村襄禮之後春末夏初未為遲也凡事知其未安而  
牽於事勢而冒行者非行義之法也唯於心不安則  
速改之而已日子雖迫猶可及止茲又專人耳甲戌元日  
新命震恐罔措今以虛名虛陞至此將何以堪之耶  
殆吾死期之將至也大臣之既以不須強以職事仰  
達則正得處物之義而又以陞資為請者又不免於  
文具六卿豈是例加之物耶新除官教只書季月未

知出於銓相之致意耶須審知以示可也

乙亥六月廿七日

昨疏未知蒙 恩解脫否慮以儒疏之故或致狼狽  
之境憂懼不能已如季成諸人自以為士論云而不  
知其終歸於偏論畢竟只使我狼狽而已豈不可悶

耶八月四日

得書知闔况之安又有抱孫之喜慰不可言同氣之  
中汝最多福須與兒輩十分恭儉謹勤以保餘慶可  
也學儒之被罰果如汝所示則其辭必及於吾若因  
此而得免此匪分之憂則其餉我多矣溪所企望汝  
等亦十分慎口可也學疏如是過重令人駭恐此等



事無非我之災也自悶奈何海西儒生之疏前所未  
有之事也外方儒生與館學不同安有特來上疏之  
事乎可怪可怪紛紜如此而臚列無實之辭以慰

天聽欺 天之罪戾無所逃悶塞奈何 七日

內賜書冊及 春宮賜送其在病蟄微分實為惶恐  
而辭還無路每不免承受悶極悶極所示崔台之言  
乃常道也如我則決無出頭之勢而從他循例安有  
其理如 賜送之物雖不敢辭還而自下例分者則  
何可受用也一切還付使之還納可也聞下人輩亦  
來守汝所云此亦當退送也 十一月十七日

成均館膳昨之禮不勝惶媿然不敢還却朴學正未  
知為誰欲奉書陳私分之不敢當而亦涉煩猥汝須  
言於館人言吾不敢冒當而亦不敢辭還之意且言  
此後則官員雖或分送須陳吾難受之意勿為受來  
之意可也 丙子 秋夕

此又見丁丑歲月感痛之懷不比常季只恨人生之  
命頑而已泰喜行實馴謹文亦易教方畱讀小學淡  
可望也行教解職在家稍幸而前頭匪分之憂不勝  
言三司之任豈渠之所能當必欲使之牢辭不居而  
未知能辦得否也明村去就似只當如前日水部耶

世道雜糅不可方物可憂非可好也丁丑正月三日

賜送之魚奉薦禮也而遠路待僂或至味變則亦何可拘也分賜家人亦有古義也二月廿二日

泮中消息聞來驚駭吾之姓名何緣在道峯儒案耶必是浪傳設令向時有塗墨之事今何可追摘以起鬧耶未知誰人主張為此等怪事耶畢竟使我陷於無限危辱之地者必此類也咄咄而已欲作文卿書而又恐煩於聽聞茲有小紙汝可面傳示之俾之勿復有此等事可也聞彥暉再娶云信否前者吾之答書或致浮沉耶勸勿須再娶且言不畢三季而娶薄

俗不可從之意矣若果娶則失望甚矣四月二十六日

泮中所報忠州鄉校事何事云耶所謂詬辱師門云者亦指吾而言者耶以辱吾為目而施罰則吾將置身於何地耶悶蹙悶蹙向日懷川事正亦如此到處摘出罰削紛然人皆悶看豈料吾身之又當此耶身伏窮谷而名首鬪場如此而安有不敗之理悶極悶

極五月廿六日

泮疏出於誰手云耶昔日彼中詆辱之言豈宜復騰於文字間耶益不勝蹙然也恐復因此而又致辱也且水濱之語又非懷書本意失實非小矣咄咄奈何

朴生恆漢之天驚慘不能已其美質無異其兄相繼

不淑痛惜痛惜

戊寅臘月二日

龜巖權厝事已與挹議待癘稍息如來示行之矣權厝後則與葬後無異女婚何不可行耶挹之服制心喪三季則太過蓋三歲前則其外祖母在世時也不容專歸養育之恩於從母六歲後則率歸於竹里以至於長與終始被養者不同故斟酌情禮使之服本服小功而心喪期季以報之矣題主亦當以從母書之無傍題矣生時旣不定母子以叔姪稱之則何可遽同於李勛岳之事耶龜巖人皆謂當爲母子之禮

此則不當然也

已卯三月七日

平兵歲問何不姑留之而徑送耶下來之後則還送極難吾之人事與汝之人事不同而如是可欠平兵家固與吾家自昔瓜葛之家也豈獨今日之爲連家耶只是吾分不當受此等例問故也然旣來故不得已修答以送此後則不可如此也科獄豈是其數三人之事實是一世變怪之大者最是朴泰晦父子慘惻慘惻趙諫之彈韓臺又提前日墨名之說極可驚恐當初墨名之事不過偏論之一小事前日之以此危人在此微分已極悚懼處而今又以此塞人前程

安有如此惶悶之事耶且當身既發明而攻之不已

是閉人改過之路也亦極可怪咄咄奈何庚辰元月十九日

獻納之疏固知謗及於我而金閔兩宰之疏則意外

也其疏雖未見而傳聞語意不比諸疏云未知以何

語為疑耶昔者士元兄弟在臺閣論事亦多而其時

無一語及西溪而今乃如此此吾父子之不及西溪

父子可見矣是可媿也然人之疑怒與詆謗固也汝

等聞人言切勿為分踈計緘口任他可也壬午寒食日

今日交山節祀汝之父于誰往行之耶嚴霜始降秋

氣慄慄感時懷緒殆不自堪奈何奈何畿甸季事歉

甚云墓下奴輩何以為生而祀需能得無關否此中

日前大雨雨後霜冷如許田野皆索然矣公私憂慮

不可言也秋夕日

別紙所示兄弟之間亦且不能詳知如此他人何說

也恕君每勸我為之曰一筆寫去何難而苦拒人耶

每歎其不相知不料汝亦然也心氣凋耗已甚精神

亦且茫昧雖欲強勉自覺其難實不能也非故不為

也若見金君須以此意懇辭之可也且斷之已二季

矣若又開路將何以辭其後耶精力已自不逮矣非

謂彼誠之未盡也人每以致誠為言尤可悶也八十

之季人事已絕亦豈學為文字之時耶癸未八月二十四日

樓院喪家將於卒哭後止上食云此雖古禮不行久矣自張子溫公朱子下至退溪皆以為可行今據不行之古禮而特廢之恐為子孫之謗議茲以書告不可之意必及卒哭前傳致可也九月十日

訓正之還得見都政見汝遷實職淡以為喜官無大小所當盡心勤謹二字服膺可也且十分守法勿以卑冗苟循俗規謬例凡事必辨別義利而行之以自樹立極可極可甲申正月二十五日

聞京中則初十日始有雨云雖晚可幸聞自 上夜

出後苑露立雨中至於沾濕而後止云遇災恤民

至誠出天安得不感動神人耶不勝瞻祝此中十三

日大雨廿日前畢移秧此後無風霜之患則西成可

望矣諸道幾處有雨而幾處不雨耶五月七日

得失有命雖親戚熟門不可曳裾也須斂遠守分可

也玄石夫人喪驚怛驚怛又無主喪者尤可悲傷欲

修弔狀而無可問之處欲待聞立後之後修弔狀於

為後之人耳汝則其往護喪耶八月十一日

書成後取畫杖來見極可怪不作無益害有益此則不但無益而已乃侈怪之物也不但吾不可杖人之

見之者豈不以汝爲無識耶恐人見之卽令削去耳此等處須加猛省可也此亦汝之眼目習於京華俗物而不知古人清素質儉之風故也推此類可見矣可歎可歎或無乃又有往處耶又慮又慮

新使雖不相親亦相知間也然上司親踈不須問只當盡吾之職而已益加敬慎可也雙溪是智異之雙溪耶迹遍名區可喜第不能詩可欠可呵

補役廳之收錢若上下一心以爲永久便利之地則豈不好乎而其初頭新規招怨生謫之慮及日後貪官奸吏私用無面之弊誠如恕君所慮未知如何須

更十分思量善處之可也收錢新規未見其利之前謫言先騰則不可說也如何驛人閑遊者多則月間安否亦豈非好而五六日程勞費實未安歲時則當送人而其後則減節似可矣大抵以節約便民爲本爲佳

世俗所謂循例者皆坑塹也蓋國綱解弛風俗頹敗所謂例者無據者居多若以爲例事而爲之則常時雖或無災若發覺則爲罪旣陷於罪則不可以例而免可不懼哉不可不十分加戒隨事隨處一一猛省不問例之有無唯義理之是非是擇從其是而去

其非使吾所爲常在於是處則吾心無媿而言行有  
裕矣兒輩科業亦當勤勉必使其可以自作自書而  
後赴科可也今番尹周相則以自作自書得免雖有  
意外之患豈不沛然耶所戒於循例者非獨爲科場  
事也行身處世凡百皆然君子畏義小人畏刑畏威  
如疾民之上也君子之戰兢臨履者皆爲此等事也  
近與少輩常言之故因筆及之耳至月二  
十日  
旅館孤寂唯看書可以免其苦未知能勉之否東洙  
之多薦還以爲懼將何以副其名耶今知汝亦被褒  
於方伯亦可懼也唯當各盡其在我之職而已外至

者名與毀俱何干於我哉益加惕勉勿使爲過情之

聲則善矣

丙戌五月  
二十二日

昨見敏姪書該曹回啓當有移授邑宰之事云可慰  
須慎終如始益加意焉可也詩句亦足破顏但有生  
處不習之故也然詩以道性情意思好則詩亦好不  
係工拙矣林疏亦吾無事得口舌之尅也昨陳疏辭  
職且及此意惶悚惶悚伯邵諸人亦上疏稱以爲師  
辨明辭語欠穩尤極惶恐意外事如此奈何六月十  
九日  
海衣生鰓依受豈有官饌之迎來者耶牧官所事及  
官居廩食之况并詳細示破可也所屬坊屯幾許而

入宮家折受者又幾許耶雖微官亦不可素餐須思盡心於職責可也聖人爲祿仕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不可只以宦味之多寡爲苦樂也常思此義則無非報國恩之地也勉之勉之戊子二月十八日

即者人來見書始得到任後平安消息慰幸不勝言既與縣郵不同四節祭需安能備送今此人來亦是意外也凡百酬應不可料理爲之一切省弊唯職思其居專心於牧政庶幾效一分於國事可也設官分職之意無大小孟子祿仕章熟味之可也汝良昨以染患不救慘痛不可堪文行識趣實過於人而無所

成名奄忽至此痛惜痛惜二月十日

前書所示其處凡百俱悉豐約不須言唯職思其憂不至全然素餐而已則可矣今此祭需亦何備出耶兼與牙山葵需所送實多若是俸料所分則可矣而或慮分外費力也須十分加慎切不可創爲新規也嶺左兵所送扇封依受雖云同宗且曾識面而櫃盛且優心不能安汝若相見則何不告以損約之道耶銀項刀銀雖一分不可入手故還送之耳如或相見此意言之可也四月十六日所送諸物依受此等物亦出於牧卒耶百里奚飯牛



而牛肥聖人亦牛羊茁壯長而已牧馬千餘匹則三季蕃息必數倍矣不可只以本寺屯穀為職事十分加意務為牧政實功可也官無大小義在其中勉之

六月十五日

政府所送之物汝受之非也汝受與我受何異我辭而汝受則初何必還送也然成事不可說後勿如是可也以右相之惠不可以分兒論云者可笑若非分兒則右相之於汝安有多惠如此耶汝之見識不透可欠右相書還送耳閏月十一日朝見榜挹也得中進土方極喜幸意外伴來又見平

安書慰不勝言聞兒輩言挹見科後欲不待榜而下來雖得之欲不應榜云茲欲招之來此迎白牌矣渠能成長而至於成名喜極而悲不勝感愴也一家諸少俱屈於小科忠與惠教皆實材也大科却可望而忠則其兄亦方維谷且蟄人門戶之榮憂懼為大其得不之願耳所送魚饌俱依受而忠家所送太過兒婦輩求請何厭不可如是而應副也此等物皆出於官若或因此等費用而或招不廉之名則大辱也吾實懼焉此後則魚饌外如錢布則一切勿送可也千萬念聽而勿違可也十月十日

昨於士述之歸付一書矣自聞有泮疏之議以後憂  
屬無涯蓋彼邊每以驪爲首而懷之向來扶護之說  
猶在吾身受辱有不足言而恐又上及如己巳以前  
如此則自我又貽辱於先安有如此切迫耶洪疏有  
云云置之如不聞則彼無更言之端而對疏若出則  
彼必倍激將無所不至此明若觀火矣其疏已出則  
無可奈何若或未及出則汝須極力奔走士友可通  
情處必使停止極可極可聞南洞李台以爲士林不  
可不爲云此甚不思之言也此非但在我私情爲十  
分切迫雖以士林之道言之丁卯以前崔慎李景華

等疏不翅狼藉而一不之較必待懷之自疏而後方  
有明村對辨之章今何可以鄉儒一言而章皇如此  
哉士林舉措決不當如此矣恐士述或滯於中路復  
及此意汝須竭力所及極爲圖止可也樓院禍戾不  
可言其已勘罪耶若未免竄配則定於何處耶叔姪  
當俱被罪或云孫則當免而主祭者乃孫也何得免  
乎雖或得免當爭於禁府自請其罪不可倖免也未

知何以爲之耶

庚寅五月七日

科事一家三人比前猶多天教病餘尤奇而東衡老  
儒可歎泮疏竟上而至有洪胄亨停舉之命云不

勝驚咄泮疏若止則猶可無事今則無及矣前頭無限節拍有不可測此後則只得一切任之而已奈何見伯邵書似有疑姜叔重之意當初姜生之見問決無他意而吾之答書未到姜生之前先已傳出則尤無可咎者今以我之自作反累於姜生此亦可媿恐汝亦不知故為及之耳大抵吾之人事極矣無端竊位至於此極安有終無災殃之理以此獨自居常慄慄矣今因此事必輾轉層加至極而後已理勢自應如此怡然無所恨矣唯是或恐以不肖之罪而貽辱於先親又身伏草莽累及世道每如此此為罪不可

贖矣亦復奈何向者閔生所傳魚封醢缸皆來獨書不來矣人付書信不可開拆沉滯者實為百行之一而昔賢所戒也後生輩多忽此不讀小學故也二十昨日城主以戶曹耆老大臣推恩單子衣資食物親領以來祇受惶恐不可言大臣之名雖不敢當而此則出於優老惠養之恩典與月俸不同故不得辭將陳疏以謝兼辭職名月俸耳垂死之中猥蒙恩賚無所補報只霑恩澤感泣而已六月二十近日事實出於千萬慮表自蒙恩諭以後兢惶之心尚未自定欲陳疏申謝而懼於煩瀆且病情如此

不能即遂只當縮伏以俟而已被竄者六人罷斥者  
幾十人至於首相遞去如此而安有善後之理若死  
則少可以塞責日夜唯此之祈耳李泰宇疏訐告鄭  
澔無異於彼輩而 聖批褒以正論且今番 處分  
實為過中而新臺出使皆停 啓彼此皆不出於偏  
論極可歎也 閏月二  
十九日

衣資食物之 恩又出意外不勝惶恐自下干澤尤  
涉猥濫悶蹙奈何一生孤負 恩命無一毫有補於  
國家老而不死只益罪戾乃反以厚蒙 寵賚耶今  
番則必欲辭還待本官來報陳疏為計戶曹輸來之

物還為出付該吏以此意言之可也畱置汝家非但  
未安恐又有見偷之患則萬萬惶懼須即出付可也

辛卯二  
月六日

筵臣所白 詢問云云之事極為惶恐軍國機務有  
何所知而敢有仰對耶若果有之只增罪戾而已此  
等建白全不知垂死昏塞已無人事之實狀極可悶  
也 十日

迎謚禮當隨分行之遺稿刑事亦不須汲汲豈必為  
方伯而後可耶吾之受 恩罔極而終無涓埃之報  
無端竊位至此自古所未有也安有如此而終無禍

殃之理心常恐懼如履薄冰銀臺之榮已極恐懼况此本路方伯耶以渠言之亦福過災生理所必至若有才可以報國則災禍非所避而無才無德何能任一方之重耶且吾季來益以德劣眼中厭見繁華紛鬧之事只欲安靜以俟死日一日安靜一日之福也昔季養一爲方伯時亦時有兩班來伏籬下訴悶者今日何可復堪此苦耶茲欲累疏以必遞爲期若或終不得免則吾將不能在家移避於他境老人離棲無可往處直是死期迫耳如或見文卿等以吾此意言之必令爲之周旋俾得速遞可也

三月二十五日

甲山之謫實爲過重六十之人若或不得生還則豈不爲 聖世之累耶以此心常懍惕常若身負其罪矣經季之後始蒙 宥何以有此激論耶季少輩所爲極可悶悶汝書之意反以爲喜何其無思量至此耶且全不體念我意尤可欠欠安教所懇誠出於切迫良可矜也但只見此事之爲大不知有義有命人不可以不知學也可歎可歎汝亦不能免於安教何責乎然汝則猶有諉也公有陞叙也私有迎諡之禮也此則是私情而已苟以私情而已則誰非可矜誰非可請者言之無益而反害矣彼既大官此亦侍從

之臣也為朝廷為世道當以公道相勉者而乃在外  
馳書以私情相囑於人誰能說之此等事理渠不能  
知可歎可歎

六月十三日

吏曹書吏先來者張世洽奉持教旨久在道路其  
勞不可不酬而聞迎禮時不得來云其時兒輩不以  
告我不能付送所酬之物極可歎也今不得已以木  
二匹錢二兩追送之須招其人傳我意而面給之以  
謝其勤勞可也

昨湖南伯過去言以某人補外事似有鬧端云殊可  
驚也向者懷川時每以侵侮儒賢罪人傍觀者莫不  
苦之不料賤分之又當此也某人竄錮之餘又補外  
實過人心何能平也罪則當每歸於我咄咄奈何遺  
稿刊事已始於院中吾意初不欲汲汲而兒輩以為  
時事不可知遷延可慮且院中以此事蓄力已久及  
今不為則銷散亦可慮以此不能止未知有何尤悔  
也憂慮多端

壬辰正月二十一日

檢參議先祖墓所今始得之不勝驚幸茲以加土改  
莎改豎表石之事請尹台幼麟氏任之作書以送汝  
須躬往袖傳面議此意可也仁伯叔姪去歲以遷葬  
求山事周遊畿西得此墓塋於積城笠巖山下表石

折為三段而前面名諱所書處及後面五子位名諱皆宛然無缺云實為奇幸表面官銜以判漢城府事書之云族譜及諸家所記何以檢參議為稱耶此亦未曉也若分出有司收合中外子孫財力則買石改刻以暨亦何難也族譜以為墓在長湍云世代不遠且去京城不遠而何以至今埋沒耶可怪可歎二月六日嶺兵所送扇子實為過多安受極未安茲以受半還半之意作書以送依還其半可也海伯所送墨封亦終不安一季再及己未安而過優尤未安而受之則私心不安故反復思量未免如此海伯歸後汝可往

見而陳此意可也還其半而若留其好者則尤似未安故小帖中留者點送以此而為之可矣小帖胎還

于嶺兵謝書中可也五月十日

改表之役成川所助實優此中諸邑安能如大邑之優也第此中所收送者前後五十餘兩可以辦一石矣第買石刻字須有任之者然後可以速成汝能任之耶汝不可獨任則告于麟台加出有司可也既自吾家始之汝須盡心可也二十日六日

積城之得適值有事於祖塋之時莫非遺澤之所及感懼交并也且是坡山兩世之所曾為者邑雖薄此

為榮矣雖遠於此中近於山所是所幸也石刻之役此後則汝當任之無憂矣此外凡百以節約為主愛民蘇殘以為報國之地於上司隣邑之間十分敬慎敬慎不敗之道也八月十日

即得去月廿一日書得審官况安穩先祖墓改莎豎石之役已畢躬主裸將以盡追遠之誠慰幸之餘感歎尤深畿伯之異於諸金曾已略聞見示果然矣亦為下官者之幸也第於上下官之間與鄰邑之間必以和敬為主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可尤人以此自牧無入而不自得矣十一月八日

龍潭昨自京還過言蓮相達於榻前請令湖南刊家禮源流已蒙允下云不勝惶感之至第自朝家刊出私家文字事體似重蓮相以市翁之書仰達故人無異議若知出於吾家則恐不無意外詆訾之患以此憂慮不淺耳嶺兵兩答今茲書送右兵是同宗相親受而分之可也左兵不曾識面雖有連家之分受之未安且其所送太多尤未安故不受而還之還付邸人可也會聞扇亦有定限云而如是過多法不能行此亦可歎癸巳閏五月五日

家禮源流兩家一書而此中本則後來有添刪處與



明齋遺稿卷二十七  
初本詳略不同矣公佐欲以此中本入刊吾意亦然  
蓋初本未備既當刊行則當刊該備之本爲是故也  
但左相所達未能詳盡故行教之意以爲朝家則  
以市翁書命刊而私以此中本送刊則或不無不悅  
者詆訾之端云以此不能無過慮耳蓋先君子與市  
南先生山泉齋時對案共討互相手寫而編成之書  
也市翁宰務安也攜去謄出一本而手寫草本則還  
于吾家其後市翁還朝不得復閒居故於此書更無  
所筆削而吾家本則其後不住修正或補或添移易  
上下其所改定者視初本不翅十之四五矣今番公

佐洛行持其所藏謄本而上去左相所達者以此也  
書則初無彼此雖詳略稍不同只是一書耳左相雖  
以市翁所述爲達以此中定本入刊有何所疑而只  
以世道如此故行教之過慮亦不可不念東洙之見  
亦然方此越趨耳公佐上去時不議於此中此則公  
佐之率爾也昨左相書來問此書本末未知或有更  
達之意耶若果更達前後事實而仍及以此中定本  
刊出之意公私似無礙矣未知終如何也蓋此事生  
事於無事之中有此多少難安之端實意外也十四日  
源流事無事中生事恐不免一場口舌亦一戾也蓋

今日始得見左相奏達之說至以懷川為張本而當時共編之事及後來修整之實全沒而不稱若其用意而取舍如此則行教之所慮者果是矣不待不悅者之異論而此已無異於異論矣此中本今則不可送此後則當一切任他而已左相必因龍潭之言而龍潭之所為極是意外咄咄須勿向人言說可也日汝書中疏辨之語何以有此妄念耶此事豈疏辨之事耶恐汝或傳於人為人之嗤笑也初本首尾已自完具先為刊出而此中本追後得刊俱無所妨今番之不能送者只私書之無 朝命而付公刊為不敢

且慮有意外人言而已若以不言共編為歉則是為爭較傍觀者必以為兩家爭較一書則羞辱甚矣不但為公佐之所疑而已絕口不言且戒少輩可也月六得左相所答果是公佐之所為也刊事已以初本為定此後則更無他事矣公佐初不能詳知後未免誤認且其上去時不議於此中亦出於率爾皆無足追咎昨者一番往復復可付之兩忘矣豈可以此深責傷兩家之舊誼也須知此意勿復言可也昨再謝左相之書勿傳而還送可也見其書似初非取舍之意人之疑之太過矣若已傳則無及矣九日

東源欲廢科專學而其父強之不已後生之有志者  
少矣聽渠守志文獻有傳則豈不愈於一名士耶吾  
則以為父意似難違與之約以今季為限可矣如何

七月二日

此自去月廿日得病初以為偶然矣三痛後始知為  
唐瘡今四次矣寒氣則不多而熱則甚矣每以老而  
不死為怪今得死病還以為幸而未死之前其苦難  
堪矣汝聞我病必欲來見而此病例持久下來之後  
若久彌則在官之人久留為難須勿來待危急之報  
而動可也恐輕動故特及之

八月二日

答庶從弟指

官齋靜寂則可以讀書須隨處用工夫亦以提撕主  
倅使之警策極可極可此得白兄相守聖汝又來同  
看近思錄其為忻幸不但慰此悄懷而已

戊子六月十八日

與再從子敬教

聞新政刑杖太過云恐不如仁心之入人也自上  
憂旱既已疏決又減膳禁酒則分憂者亦當慎理刑  
獄減撤方丈以體 聖意凡百猛省如何

辛酉五月二十日

惠食物昨裁謝付邑吏矣雖一家間以公物相授受  
終有不安於心只以營米之例施行可矣金元振送

帽子於我此非有求於我則固知其出於誠意而我無可以相報者而虛受其饋亦不安於心未免還之若以爲怪幸以我拙法本來如是道之如何五月此中墟市間憑勢而橫行者皆是親戚家奴輩而混稱以方伯家人甚可痛也不可無別樣之舉若於尼山恩津石城扶餘公州五邑別關行會使之墟市間作弊者雖方伯家奴子一一捉告之意使人人知之一二入捉致營下重刑而送之則可絕此弊矣前頭此弊恐罔有紀極矣牛酒之禁亦可申飭也以飲食之不如意至於重杖監色云淡似未安幸惟

隨事顧省勿爲一時之怒所使如何暴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人之以微罪受重杖者豈非可憫耶昨本邑吏以命輸來紙價米一石極用瞿然紙價米雖云方伯之所私用公然以官物與人在令爲濫用在則極爲犯分其未安一也又使官家輸送貽弊其未安二也初欲還送而夕炊方絕故不得已留之此後則不可如此幸心諒如何

所示爲文祭鑿墓之說不覺怪愕世間訛言或因其疑似苗脉而敷衍增益者則有之矣安有如許公然換出者耶所謂李喜季之子又是何人而牽合之如

是耶至所謂親筆全篇具在云則尤叵測以所傳一句觀之全篇亦必有換出者矣筆迹亦必有摸倣者矣人既不憚爲此則安知不有罔測之言又有大於此者耶實不料人心世道之至於此極不但爲一己之私憂而已奈何奈何春間權致道來孝教家時見子敬言昔季吾往長髻時尤翁以鑪事三問而吾不答云以爲親聽尤翁之言云而實無三問不答之事故極以爲怪矣其後又謂吾有書於和叔以爲先義至重不敢隨衆詆斥云而實無有書和叔之事其後又謂郭友始徵有云云於尤翁云而郭友之過我也

吾適在龍溪不得相遇權致道以下三說者皆知其爲訛言也而然長髻則吾實往來矣和叔則自有書札往來矣郭友則雖不得遇而亦過此而去矣猶似有起訛之端而今此祭文之說則直是鑿空換出人之爲言一至於此則將何所不至耶然雖由此而終不得免焉亦自關吾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只得一切任他而自靖以俟之耳欲向何處嗶嗶分踈耶只自

咄咄

丙寅六月十日

答三從子孝教

希聖每言以病不能讀書無乃能用功於揆贖耶甚

可慰喜第不知其要泛濫於不緊之處茲勸以從事於四書爲切問近思之學須相與提撕勿令枉費精力於此等處如何如四書則一日用功有一日之效若得其味則於身心工夫實爲晚景一大事也勉旃幸甚

甲申九月六日

所示吉祭事亦與聖汝議之矣與忌祭同日則不可行而此爲異日恐未必爲未安也家禮忌祀致齋一日十六日則又在齋日之前矣如何

乙酉八月七日

與再從子道致

便來得僉書知伯己平復供職季亦往來交院慰不

可言大病之後真元尚虛須益慎少愈之戒謹起居節生冷勿令癘痢等疾乘虛至可季也於院事以善筆被選題祠板云極用嘉歎第廟中以有事爲榮以一家後生而當此恐不如固讓於他人之爲善也事雖過而吾意如此故及之耳官事雖多猶不如在鄉農冗之苦隨隙做工唯志與勤季之在東牀無他事者尤有何妨工之事須相與勉勵以期成就可也丙寅勤教童蒙學徒多來云可謂不素餐兮儘可慰也夏宜教以小學工夫揭示白鹿洞規使人倫日用愛親敬兄之方慎言敏行之道則尤好矣如此三季則

必有其效加勉可也行教科名之日即憂患之始也

奈何

乙亥元月既望

所示遷葬大事何可率爾定行當初不為求山補土而用之遺意實在擺脫風水亦盛德之一也今體遺意勿為遷動之計為第一義雖或萬不得已而為遷動之計當廣求地師極擇吉地而為之何可輕信一二人之言擬議於如彼不似之處耶吾雖不知風水其處則萬不似矣幸須熟量且俟他日面議也吾意如此不得不盡

庚寅四月十二日

答再從子德教

鄉飲禮昨則習禮也秋間欲行於院齋云其時來見未遲然伯循歸計若不果則縣衙一行此禮豈非好事耶第加意焉

辛卯六月十六日

答三從子大教

戀中得書如見面也况詩句寫出襟懷尤可諷詠策自傷之作何迫促如是素疾病行乎疾病豈必騫騰雲路而後為事業耶人患無志耳苟有志焉季纔三十何晚之有聊步來韻以廣爾意書在下方耳

丙寅臘月

靜中有何工夫須勿以病自廢從事於書冊如何學問無他難事只是隨分讀書隨事講究應事接物之

時只辨公私是非而處之其要則不放心而已此事雖有病豈不可為耶勉之勉之

甲戌十月二十日

所示閉關養性其視名利審筭豈不樂乎但靜中必須有所事而後可以真知其樂不然則徒閑散而已須取小學論孟庸學等書沉潛溫繹以為晚業於此而有得焉則真可以囂囂於丘壑之中矣夏希昆仲之加之意也

庚辰二月二十六日

戀中得書審外除後氣力保勝又能探討皇極諸書有此一段工夫其為慰幸不比尋常第此事非切問近思之意不如姑置此從事於論孟庸學等書之為

切要也幸淡察而勿以為老如何此漸聾漸盲精神

則尤昏昧近死人事皆無足言洪州大邑已過分而

可憂者非一雖獲口腹之養而不如在家之安耳

甲甲

圖本更一覽素無工夫未知果如何而所見之未曉

處略加抹而略註所疑於其傍未知如何更詳之中

間氣數盛衰一段似好而然雖真能推往而知來亦

一方術識緯之流耳君子不貴也况未能真知而妄

說將來如京房郭璞取禍之道也不如捨之從事於

四書之為切實也

工夫之不切無用者不可為而其切而有用者又不



可不為今日覺悟則今日便可下手不在早晚如論  
孟等書平易易知而味自無窮苟得其味自當不知  
老之將至矣須與伯哀相與勉旃于以自修于以教  
子豈非晚暮時節一大好消息耶九月十四日  
泮疏之事君則以為好消息耶惹起臺章前頭未知  
至於何境咄歎奈何居官者云云指前伯耶所聞未  
必的而質言如此何耶殊非謹厚之道反省如何庚寅  
示韻語為之三復第意則有餘而字或未妥此不熟  
之故也履薄能道此心中事諸生之所未到也無成  
徒老之歎豈獨君為然悠悠者所共警惕然志立則

當日下工猶未晚也如我老而不死唯有百感雖欲  
不負餘日己末由自振矣孫兒頃候新寓而來言靜  
僻勝於路傍云幽谷非所嫌也辛卯正月二日

方伯之不欲赴情勢有多少難安處而見遞未易是  
用為悶延謚一事吾意只欲稱家而行之至於榮養  
尤非微分之所敢安蓋此溝壑本分無端致位至於  
此極私心惶懼常如身履薄冰况此加以門庭之榮  
耀夫豈所堪在渠陞資未幾遽叨方面如是驟陞豈  
無災殃以此尤為危懼若或未遞將何以為之悶蹙

不可言四月一日

答再從子智教

頃日趙君來時所付書迨以為慰趙君留一日而歸  
真後生之可畏者良可歎賞趙丈師友往復冊欲抄  
錄而未果今以封還須作一空冊如見此等文字則  
抄其要切可考者可也如此則有益於吾學不然而  
只看過而已則後皆忘之不為吾有矣庚申五月  
趙生之喪驚慘不忍言可惜可憫天之報善何如是  
難諶耶欲為友服此古人之行也為之感歎家禮則  
總也為總則布巾布帶一如五服之常如汝意作巾  
帶而服之可也古所謂弔服加麻者白巾素帶而頭

戴環絰

熟麻一  
股絰

也為師亦然依此為之亦可矣

書至戀中慰不可言既不能廢科則做工何可已也  
惟心不忘學則隨處無非著工夫地矣

書到為慰索居病懶之歎老者尤甚然不可以不加  
警策也畿行以病停廢至如前後之異汝所疑過也  
或即赴或遲赴其義則一也與奔父母之喪者固不  
同也院儒之來何不道吾意而止之耶病蟄人事學  
又無實如此儒林之望何以當之自知無以及人者  
而虛名相冒終歸文具非苟謙也甲子四月  
家禮節目自分明可行而遷就儀節還極未安當一

從家禮而家禮之所未備者用儀節補而行之可也

如奉出廳事之告文及宣制書一款當曾祖考無行

用儀節也當身之特拜本家禮之意也職而只書 贈職今雖先書行職後書 贈職似無

相妨依古禮先行職而後 贈職恐當矣退溪以為

東俗先 贈職似是重 國恩之意而先後倒置不

如從古之為善云故先人神主從古後書 贈職矣

參判叔父主神主亦恐先書行職矣昨者未及思慮

或與曾祖考神主前後相妨故欲從古以同一家之

禮耳凡行禮一從家禮可無苟且之患有窒礙欠闕

處然後方可以他書補之矣儀節未盡故欲如右行

之須稟定于令君前可也 丁丑四月

曆日進退之說此則未能詳知只聞彼國之曆與我

國之曆不同云故欲從我國之曆今日亦已為朔參

矣俞哀夏基以大祥在初三之故昨見問而只以右

意答之矣今朝又書來以為我國之改曆分明何以

為之更思之喪期與他事不同雖加一日當從其退

而不可從其進故又以此意答之矣第未知果終如

何也自朝家以下中外皆通用改曆則似難獨異而

只此中則不見其改曆故只得依用初曆而已朔參

既退則忌辰亦當退矣如何 乙酉臘月一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七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八

書

與子行教

寒食墓祀行事無闕否送汝往者非但為汝家室之願也實欲其學字學文振發蒙陋也須親依長者日受教導隨事自警覺勿如在家時以兒曹自處也為書課逐日記所讀所習以送之可也時往拜姊主之外勿出入與儕流處勿恥資問凡事謹敬修飭可也

已丁

中殿昇遐驚恫因涯汝等無人馬不能入官府須依

退翁舉哀於僧舍之例成服時與樂夫往石門庵北向望哭四拜成服而歸可也婦人之服白布大袖長裙蓋頭十三日而除卒哭前不得爲紅紫珠翠之飾倣此行之可也

方苦待汝歸得書知己無事解脫又得男子慰喜慰喜既生欲其壽名以壽孫可也季踰五十始得見孫稱以首孫亦可各散之後則不可獨留空家勢當來歸而兒生未滿月是可慮也然一日之程再三息而來則無妨否汝雖得子一月浪遊須知光陰之可惜讀得一冊子而來可也小兒保護法書送令汝妻切

戒之

辛酉二月八日

懷德書院有同春先生追享之禮在初十日云要吾來參而昨又纔呈病狀不得出頭故昨答朴子玉書謂當送汝汝於八日早發至炭坊其夕汝則越往書院入齋汝妻之行則當使忠教往待於炭坊率來耳欲送忠教於書院而比汝尤蒙昧不足以觀禮故爲此計入院齋須凡事敬慎常在齋室靜坐一隅勿妄言笑勿逐雜人闌語若或使爲執事則每事問於長者敬謹行之毋貽我羞可也時論雜語人雖有言勿與妄語只聽之而已十日過享禮後勿參祭後公事

即為辭退可也三月五日

汝入京慎勿口談時事雖人或有問我意者直以無  
所知識從實對之慎勿強不知以為知以貽憂辱於  
父也悔不畱汝使觀鄉試也此外則十分慎疾勿為  
生疾之事可也壬戌八月二日

科事以一家言之勤做者皆得而惰遊者皆落皆由  
於人事汝等不須歎也須從此勉力可也困而不學  
斯為下矣霜寒漸緊汝衣薄恐致傷於初寒也十分  
慎病在伊衛若多則須勿浪過須讀一冊可也癸亥九月  
多人所會之處須十分謹慎勿貽我羞可也慎勿紛

紘往來入場屋時慎勿爭先顛仆凡百加謹勿為輕  
薄之習可矣犯禁羅網亦不難矣甲子八月六日

自教還聞汝初六日向交河何不即為下來而往于  
交河耶聞上教鄉儒之參榜者不許徑下云果爾  
則汝當畱滯應榜而還念不能忘應榜後還下交河  
備酒果拜墓不復入京自城外過江而下來可也汝  
之久滯洛下意外也須十分惕念勿循俗出入且遇  
初寒十分慎疾勿貽我憂慮可也下來時不可率來

館主人也十月十三日

再昨何不弔洪喪而直往耶洪喪洞內之喪也吾不

能往見故使汝往見使汝往見故不復送伴矣今已  
三日而愬然不相問此豈洞內之義乎可歎丙寅三月  
今日當西出須隨處調息勿致重傷可也歸榮先壠  
而末由致身只切感傷而已自交河轉往樓院拜墓  
後由明村金浦安山佳谷而歸可也佳谷涉津似難  
自佳谷從陸路由素沙大路而來可也到家日當設  
參於祠堂須宿於近處為午前入來計且先送一奴  
可也維鳩抗弟之喪出於意外老親之下惻慘尤極  
汝在路聞此計日成服成服之前則雖遇先生以有  
服告而不可著青袍也日寒正極而衣具齟齬奴馬

罷駕難以如意周遶也石城金妹之葬定於今廿日

到家之日相值則非俊也

甲戌冬至日

所送諸物依受而官庫無儲則米何從出耶十分節  
約謹慎可也風氣淒冷百穀皆萎季事之凶將甚於  
庚戌云前頭公私之憂實不可說驛卒賑救亦無他  
術只可為之察病除弊以寬其力為善矣來時見方  
伯力辭試官可也右道皆親舊嫌不可不避也乙亥八月  
書來知還任無事為慰而到處與不相知人相接唯  
恭以待物而不自失己而已切不可自我作意求知  
於人也驛卒各有主者必無本州均賑之事不必相

爭至於免役免賤等事前已防塞則似難津許且安能聚穀設賑只當十分節省浮費驛人處徵取之物務加蠲免一切不爲私事以撓之而已九月六日所送祭需昨書使之勿送矣何如是備送耶且衣資從何處出耶初到官次如是費用極爲未安且恐入於罪網須十分惕慎可也郵官有何財用而如是濫用耶祭需之來亦已煩矣况當此大侵御供以下亦有減省則私事何可如是耶極可懼也刑杖十分慎之切不可乘怒而杖人也雖可杖者怒息後杖之可也各官爲聚穀之計多方拮据或因以得醜談此

亦不可不慮唯節省浮費約己恤下而已不可分外經營以招善賑之名也切宜守靜無官事看書不可廢也凡百敬慎勿爲人所賤惡可也

見書知無他疾患慰喜心火則非可藥治只加收心工夫無事時收斂凝定勿費閑雜思慮有事時隨遇平心處之勿爲外至者所撓動則自當無事矣試加意著工久久習熟則當自知效矣然不讀書則心無湊泊處雖欲強把捉不可得須省事靜坐日以看書爲事可也月課倩人雖世俗之通規而實則欺國也非如監兵使所定箋製之類也不可放過須自製可



月齋遺稿卷二十八  
也至月二  
十七日

賑事當隨分爲之何可以此爲辭遞計耶既以祿仕而求得之則何可無端求遞耶非但於義無據亦或招人言矣賑事只當隨力所及而盡心焉耳力所不逮處則亦奈何忠牧之致問在彼之道則無可怪也雖或來見只可見之而已回謝則不可也蓋雖不必懷嫌怨之念而至於回謝則便是相交也相交在汝之道爲未安而彼是名官且不無援附之嫌雖或來見只當泛然酬酢而已切不可作款也須淡戒之入洛亦切不可追逐名流以犯不靜躁進之譏也親戚

及士友素親者人事不可忽也最忌者追逐名流也只當以外官自處切不可干預時論也我方以祿仕爲主而始爲一官何敢與在朝者上下時論耶與朝官言只言職務所屬郵弊等事而亦不可見自爲之色也與士友言論文論學而已前日詢言云云者切不可分疏求免也只言不知而已可也丙子正月  
二十二日城裏紛鬧方甚而汝未免久滯憂不可說何不預關列邑使之往待而後動耶先動久滯可謂無思量矣吾病尚無加減又未蒙恩遞悶悶或疏或狀欲待汝之歸而爲之計也文卿諸友之見大不是以我意

月齋遺稿卷二十八  
極言其非可也果爾則添我之罪而重我之累後將  
何以見我耶汝亦催納一邑後即出城可也二月十四日  
聞胃教之言則子貞方在餓中至屑末醬而為粥云  
須以某物周其急可也牙山之求可謂錯矣在此為  
苟且在政體為不當汝且以汝叔之志為只在舖啜  
而已耶可歎栗峯昨過言郵中無事真可讀書云而  
汝則以為多事何耶親舊酬應安能一一副所求耶  
須善辭謝還可也三月十七日  
見書知汝病之差愈為喜而上氣心煩之證亦可慮  
此則可用治心工夫非藥物之能醫也須除雜思慮

靜以存心期以見效可也都會考官無可辭者第考  
官事亦甚不易必須謹慎盡心勿著一毫私情以免  
罪郵可也同考之官若有勝於我者則拱手委之勿  
立己見凡事敬謹勿怠毋得罪於一方章甫也見與  
忠教書有為我買壽器之計大不可也今此大侵之  
餘安所辦其價錢耶此中茂朱板儘好不必水上板  
也用官錢入罪網非事親之道也慎勿生意可也五月  
存心之法所謂敬也無事則靜坐毋以煩雜思慮  
自撓於胃中有事則應之事畢則復靜坐靜坐時  
有看書工夫而看書涉獵欲速則反以撓心矣須

立課程一日量力或一章或數三章熟讀精思體認於身心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勿怠勿助則自然心定而書亦有味矣汝之不能靜定爲大病非但心神飄搖不能成德器亦非享壽命之道也著意用工夫可也京來儕友之書尺須一一收送使我知汝之酬酢可也其有過不及處吾當裁之耳

亞使金君入洛言汝斥言三相之非故貫令疑吾意之如此云大臣之處事在外者何以知其曲折而輕言是非且汝以小官何敢與人肆談大臣得失耶殊可驚懼也汝等之言人以疑吾固也在外猶如此將

來若內仕則尤悔之來必不啻今日憂之奈何須加意用功於讀書慎言安詳退遜等事日以自治身心爲先務勿妄涉論議聖學輯要日課讀之可也

七月二十

昨日二  
昨偶於休紙中得見拙之與汝書有棺材質得之語使之勿質矣何不聽從而由此事耶六十錢文何從得之耶汝方爲小官而使用官錢如此之恣犯義不可言而犯刑豈不畏耶須即送人還退取還官錢勿爲我羞僂可也爲此不關之物而犯義犯刑而爲之寧有是理千萬速改勿爲執迷可也每事不聽我言

如此則將來事不可說不可說九月八日

石物之因便得成豈不幸甚而當此荒歲用官錢營私役實為未安且賢板之事雖還退人言則必已不少不可又營私役也此後切勿為私事拱坐待遞而歸極可極可八月十三日

官事外須勿出入加勉於操心讀書工夫讀書亦勿涉獵須沉潛玩索心得而身體之方為有益矣專一

凝定汝之所當著力者也先從外面容貌辭氣上著工可也千萬勉之二十七日

汝之入洛已有日矣想已入直矣唯以進講書冊為

沉潛熟複之地勿為追逐談議可也凡事敬謹詳審

則或寡大過矣得暇則左相前一往拜之凡事請教

可也他處則不可進也十月十五日

季事之慘如此將有土崩之勢今日救民之事當為

第一急務慎擇守令省節浮費為最要矣如朝著風

波凡係偏論者非但不可干預也屋下說話亦不當

及之雖不能鎮可助之耶丁丑八月十一日

如內地用武人亦非宜選用循良使盜不作可矣不

然則民盡為盜可盡誅乎

疏草見之亦草草矣季季大侵豈是尋常運氣科事

之請退只見於武將之疏而他無論者亦可歎也如  
重試有何汲汲而必於此凶歲耶聞北使當來云此  
亦重困飢民也奈何九月一日

乞縣之疏得蒙 恩許雖極惶恐感幸難勝須求一

小邑若饒邑大處則不可求也聞泮中又有請 召

之議云極可駭悚文卿則下來云須見成孝錫痛責

之使之極力止之可也九月十日

書來知上官後安穩為喜凡百加謹尤戒刑杖可也

蜜果祭祀所不用也何以有送耶後勿為之牛肉亦

不可用申嚴屠禁謹守 國法可也至月十日

私客接應雖煩猶是私中之公而今番婚需之費新  
到之初太似煩撓是可懼也此後則須十分節省自  
奉無改於在家時可也史官李東彥今日來傳 聖  
批十行勤摯加以嚴切惶悶惶悶似以泮疏之故又  
有此事也泮儒事不可說不可說

望闕禮鄉校焚香社稷壇等事皆一遵禮式毋或  
怠慢待吏輩皆以誠信治詞訟先以教化自奉則  
一如在家時如此而隨事隨處必敬必慎則庶乎  
寡過矣刑杖不可重喜怒不可輕百事以誠心行  
之則雖不中不遠矣校儒講習一節亦必計財力

而爲之若使之自齋糧而居齋則當此凶歲必不能辦若自官給糧則其費不貲矣不可率爾爲之也須事事稟議於金堤而行之可也

任之叔之女邑埋葬時特加恤問可也親親亦係風化之事也同姓七寸爲有服之親葬時臨見亦可其縣月俸幾石耶衙屬大小凡二十四口云極不少矣如此饑歲不可爲飽足之計奴婢輩亦只可與在家同其所自處只與飢民一般然後庶可救得飢民之命而雖或有救不得者民庶無怨於我矣最是親舊之送人馬者馱載實難此則一切斷之而以此意詳

告而謝之可也不可直以厭苦之色相接也凡百需用定爲界限不可引用不可挪移界限之外切勿侵過可也爲官者例有私人牟利故汝攜某人同往己有言之者汝之此等事亦皆任情輕著不顧前後可欠須隨處猛省爲可二十一日

私行酬應何可不裁節之也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不應而已何至先自躁擾而生出心恙也義以方外云者義乃事之宜也凡事以義裁之則外自方矣如琴歌之類我自肅然則誰敢干之如此等事不可放過如親友則以名檢責之尊客則以不能謝之而嚴

飭下輩俾不敢妄動則安有無官令而任自招呼之  
理此亦汝之自反處也月俸畫為界限若有時則應  
之無時則我無如之何矣界限則不可踰也以此為  
定則直可談笑而道之人之喜怒只當順受之耳引  
用與那移則決不可為也非但義所不可也實陷於  
罪網之事也慎之慎之來僂午至不能即作書使之  
曉去當此酷寒雖或未及定期勿為督過可也二十  
六日  
參判前肉饌時時以來此者分送而書候可也汝  
無親信之人可以往留者實可悶官事則一己聰  
明實不可獨任鄉所及信實之吏擇任而信用之

使之自盡其心最好矣吾以誠心待物然後可以  
責人之誠治道無大小矣言語須諦當動止須安  
詳持身須整飭隨處用工夫可也汝最欠重厚加  
意焉可也酬應之道分數當分明輕重親疎不能  
辨別則無次序而雖厚施人不以為德矣來此之  
物亦不必種種只計吾之糧饌而送之可也

凡事無一不係於心心地凝定而後方可以照察事  
物而酬應得當若心地昏擾則何能理事存心之功  
最不可忽也臘月  
一日

彥暉之計至於千萬意外驚痛不可言得寒疾初四

日喪出於西江寓所云必是衣薄冷壞所傷也慘痛  
慘痛亦實關吾黨運氣命矣奈何汝之心煩之證不  
是小病須大段用工夫且十分調息勿觸寒冷致傷  
可也雪梨膏吾不須此等藥物後勿爲如此不關之  
物可也

十一日

安山尹監役叔主前因京中便送歲饌而書中以欲  
送正朝祭需雇馬極難不能遂誠寒食則請送人馬  
之意及之可也故金進士自躍之胤大呂存問故鄭  
旭之子聞流轉他鄉存問厚恤金天瑞以追喪孝子  
旌門存問禮待舊下人之生存者亦存錄致意故林

軫之子亦記問之

望日

意外便至見書知汝妻之病不輕驚厲且見書辭多  
有憂鬱之意何以如此耶一生食貧之苦一朝到官  
衙可得少弛其勞而乃反不樂如此至有思歸之意  
則必有其由矣妻子不咨咨然後父母其順矣汝其  
反省而使之十分善調以慰我心可也

二十一日

此簡幅甚適中故送去紙品與長廣依此而用之  
可也依此廣而加長一寸則雖尊處可用平交以  
下則依此而減一寸紙品尤薄亦無妨卑幼處減  
二寸尤可壯紙大簡實費力而過侈勿爲之可也



日齋遺稿卷二十八  
優來得書爲慰而牛肉何如是狼藉耶何不先稟於我而直爲此犯禁耶極可駭然自 上申明前後不啻丁寧爲臣子者何敢不體行而如是無忌憚耶何其不體我前後戒飭之意至此耶如此則不可居官矣爲養而來犯禁而得罪則於我於汝俱如何雖或倖免於罪網天知神知可不畏耶向者果川利川皆以此見罷此道燕歧亦以此見罷汝既犯此不可在官方伯前事當以此自首請罷而如此則又有故犯之嫌只以他事圖遞可也凡事不畏義不畏法不思謹慎如此則終必大敗矣不獨此一事也

二十九日

汝以儒素家子官忝侍從乞養蒙 恩始得一縣所當恭儉勤謹檢身律己以報 君恩以振家聲責至重也衙罷則當退處靜室清心省事潛玩書冊以自開益所謂仕學相資動靜交養此之謂也如聽訟治盜簽丁捧糶等政只爲俗吏之能事猶非所以自名也况優爾放倒與雜客下流狎昵戲謔評論女色此是何等抗塹何等羞辱而忍自棄身於其間耶如此而自謂清潔而不污人誰信之人必自悔而後人侮之汝若截然嚴整粹然明白人誰敢戲汝人誰敢疑汝使人戲汝而疑汝則汝之自取也汝若自今惕然

自訟奮然自拔痛改前習卓然樹立日用云爲一如  
上文所云則吾猶有望不然則敗鱗身名覆墜門戶  
必自此始汝其知之戊寅上元

恭莊敬也 莊主容 貌思恭 居處恭

敬主心 行過乎恭 謙遜自牧和敬待人

儉節制也 以約失之者鮮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

儉德之共 恭也 奢則不遜

守法 君子懷刑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謹獨 十目所視 四知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十手所指其嚴乎 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乞馱極難既不可拒又無以應誠無善策雖草草只  
當隨力固難滿人之所望也唯書辭則只當謝吾不  
能優副虛勞人馬之意而已人之送馬者皆出於切  
急求其情則可憫而不可惡也口不言貧無求於人  
自是君子之高致豈可責之於乞人耶唯是家奴輩  
陸續往來此爲可懼此後問安人定以十日或十五  
日一送可也 十五

即者國賓過言彥暉以今月廿二日發引廿六日權  
窆其葬在三月則欲令子安往會促迫如此計無及

矣茲欲委奴送奠其葬地乃廣州沙斤川店西路傍云欲付送於國賓之行須具奠物一瓶酒以索纏瓶令勿破一脯一果及汝之所致賻物使及廿日來汝亦書慰其孤及士常可也

日十六

祭物僂至見書為慰金堤祭物亦至兩邑備物只增感痛牛肉犯禁固常以為未安矣然以此自首則甚不可既以乞縣出來又求故犯而圖罷情迹乖異唯當從今更不犯禁而已

二十日

汝書有心燥煩惱等語又恐生病極以為慮吾非以汝為必有是事恨汝不能自重汝身汝若自今加意

於謹嚴工夫截然樹立使人莫敢戲侮則已往雖實有過猶無害於己改之後况無實過則只當為加勉之資而已吾平日每以汝持身如平人不似士子貌樣為悶所謂不似士子者行必垂手坐必傾欹言語猥雜等事也外貌如此故人亦嫚之矣若行必端拱坐必危坐擇言而發儼然人望而敬之者乃士子之貌樣也須加意於小學敬身篇可也

二十三日

僂久不來方極為念見書為慰而汝之心病與汝妻似瘡之病俱可悶慮汝病只在操存而已心不存則所謂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天飛淵淪無有底定者也

世或有過用心慮仍致失性者有之不可不深戒而加工也加工者持敬之謂也毀謗之來不可分踈不可躁動只當有改無勉而已平心持氣自修工夫日新則謗自日消矣來此時由益山路候文玉見志卿且見益山守而來可也益山守李善淵長者也過其門不可不恭候也

二月十日

數行之書誤錯如此此心下不能安靜之致也不但身勞之可憂也須加意操心工夫可也須知吾身之至重言談動止務自收斂從容含蓄精神以自完養可也持身以敬泣下以莊簡言笑謹威儀隨時隨處

不可一刻放過也汝之簡面著署上畫太長非敬謹

之道也

三月三日

連見書為慰而書辭字畫恩卒如許雖多事之中心定之人則不如此矣著心於主敬工夫不可忽也吾不啻生鮮何必以鱸魚而專人耶逐月有祀事當此御供亦減之日此亦不安何可以此等不關之物而煩費人力耶後勿如此可也

四日

甲孫言其處祠院事不止云須以曾前不為而今乃為之事體未安且當此百度節省之日決不可用民力之意峻塞之使必停可也昨聞仲求之言

則汝之初到有治聲而漸不如初云聲聞不足貴而數月之間已不如初則終當如何須加勉勿怠勤謹二字非但學者之先務也實居官者之要訣也勤則事立謹則寡過昨聞子安言在禁府時有戲言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安有學士相聚以女色相戲之理貪淫成風人不知怪亦無非世道之汚也咄咄

近來守令之被捉者多由於餘結云其縣則無此弊耶有之則雖云前官時而當之者後官不得諉之於前官矣私行乞簡從今一切斷絕尤加謹焉可也四

傻人又持魚卵而至百餘里之程何以續續如此耶豈不勞且費耶極歎極歎魚卵雖不至何傷而必專人耶勞費人力至此極用不安昨者三人來今又三人來一致祭物而勞幾人耶不為民人之怨耶此後則猛加謹省勿復如此可也十七

雲瑞言汝朝而坐睡引飲頻數而食亦似不知味病根甚不輕云不勝驚厲若以官事而生病則小縣雖云多事何至生病而乃如此耶汝無心上工夫故不能收斂靜定長使吾心為外物所役故也須從今加意用工夫使方寸安靜以待事至而應之事過則又

安靜且保養精神勿暴露勿虛費以為存心調病之方極可極可廿八

汝之得邑以乞養而蒙 恩者也雖有病不可生厭苦之心隨吾筋力盡心職事務為久居之計可也若於言語間或示難堪之意則人或以厭外欲入致疑矣不可不慎也崔御史相見否同道守令之中臧否之論不可豫也

請北穀事國言終不但己實為右相之大累崔君之言如何耶為右相之道當為法受罪引咎請罪以謝人言而已此外無他道矣且結末之後與彼決斷永

杜後鑿申明彼此界限勿復使之連通參涉然後方可免日後無窮之責未知其何以為計也如金昌翁之絕交書雖未見而只是私事云此則不過為彼此私言非大段而右事則於公於私非細事也崔君其亦慮及於此耶恐汝酬酢之間有誤錯故略及之石城竟辭其穀移于青陽監賑御史於他邑則不聽其辭怒之云而於石城則聽之似知其意也

雨又連下而日氣寒陰禾穀恐傷而早稻發穗者必不實憂慮不淺京中扇封若如鄉中則多欠奈何如封上書名者當以紙書粘而昨偶檢數封則直書於

簡面豈不以爲辱耶喪人許亦書以上狀全不點檢以二柄之扇而禮貌不備如此人孰懷其惠耶古人之綜理微密情文俱稱者不如此也凡事勿放過一一致察而加謹可也

六月十日

見汝扇政可知其他可欠可欠扇雖少禮貌人事有以將之儀不及物雖多猶不享也不在於物之多少也簡紙之如此短薄者可以用之於一家寒暄往復豈可以封送者耶若欲封送則雖用薄紙稍長其樣庶乎可矣凡事有妙理如是無頭尾鹵莽草略全無禮敬之意如此人事與不爲無異也

虛費物力徒買人笑罵何益焉可歎如父子兄弟家都爲大封問安於其長者而列書某某扇幾柄則事簡而禮該矣瑣瑣各封勞且拙矣

越境之糶旣爲法禁旣不能副明村則他何更論其餘用米不可過五斗以五四三二斗爲四等斟酌其輕重而應之而適值用盡之後則亦無如之何矣此等一立界限之後都無難事何用見客而輒搔首耶枝山喪家祭奠之用如魚物等何不時時送助耶皆買用爲闕云矣君啓喪家所求須隨力圖送可也力不及者則奈何窮喪可惻可惻

七月六日

以鼎孫病憂念方劇見書知見差慰幸慰幸病從口  
入格言也兒少尤可畏從此十分戒慎以防痢患可  
也汝亦勿飲冰冷加意將攝極可謹封之標每每倒  
印心中如是躁擾不能照管如是則官事豈免顛錯  
須加意用工夫凡百安靜詳審以之應事以之言語  
務為凝定可也

十六日

扇答中何以無明村士威之答耶見諸答無一人以  
國事官事民事相告語者乃見汝之自無樹立人亦  
泛泛也亦可欠奈何其中有求請者別出記之可副  
者副之不可副者以誠告之以不能可也

二十日

涼生夜漸長兒輩可以讀書燈油一升覓送可也連  
日燃松明讀書廳上而若祠堂移安後則廳上不可  
聒擾得油而後可讀矣

二十七日

吳台之救崔相而並敗亦極可歎事之非者非之而  
論臺論之太過則可矣何可以非為是乎此則偏也  
黨也可惜可惜崔相則只當引咎為法受罪而已復

何言哉

八月二日

仲父主祠宇事鄉儒何能識事體之輕重乎徒知得  
力之優而不知士論之不重可歎然既至於開基始  
役則亦不可強抑勢將任他為之矣但使之姑待春



間而為之則如何汝則或有遞歸之便矣第須從容與解事者商量措置可也

十六日

見書知婦兒之連病為念然日氣已涼當自見差矣可憂者汝之無心上工夫為憂患所動至於再移避所不可說也豈不為識者所笑乎汝姊汝弟家煩費已多此後則更加惕念一切清淨可也如硯匣挂箱行擔等物兒輩皆得之如吾之馬鞍亦不必為也笠亦屢易思之悚然此後則一切不為此等事可也

九月

漕軍非為渠也於官為甚優於事為無礙何不從之耶恕君之言是也快施為好矣營下往來亦不可頻

數上下官之間親狎則弊生矣禮貌則當肅言語則當簡且以誠實行之而後可久而無弊而皆汝之所短也威儀不敬則人必輕之言笑無常則人必厭之無誠實之心則人必疑之此取敗之道也慎之為試官時尤當謹重也

試官何以經過耶忠教還言士習之不美幾成亂場云湖南則不如此耶馳念右道守令為左道試官法例然也近來法網解弛人皆任便或有換往者實非法也汝之往左道可也而換往右道取便極為未安且右道儒生比左道為多而且多有相識者為試官

之難亦難於左道矣必不免人言且或得情外之謫甚不難此等利害亦全無思量可歎凡居官之道守法最當不可苟焉而自恕也守法則自無尤悔矣十月季章言笞杖太大云夫杖有大小自有定制所謂笞者所以用於小罪也不可太大使之致傷也雖官中舊制如此猶可改也况自我新造耶須改而小之可也蓋笞之小者只爲痛其皮膚大者傷其骨肉或至於病何可以人之小罪而致重傷耶如此等事須留意

見書知試場無事往來爲慰第儒生捉囚事似未安

聞以墨點衣爲表而執之云信否果爾則實非待儒生之道也務存事體不可如是也東堂亦不免試官則隨事加慎可也九日

歸計不可如是固必只病作則不得不歸若必欲圖免則非當初乞出之意而日後雖欲更求縣在我無辭而人亦不信矣思量而爲之可也田結只當從實爲之盈縮非可容私意也上下官之間亦不宜以辭色相爭只當從實論報而已凡事內有所守而外以從容行之濼溪之和毅二字可學也且盡心於職事將慎之又慎常如始至之日爲可惠教家前密練事將

以今十一日爲之云臨時相問可也簡紙何以又用  
好紙如他規耶凡規一定則不可改也叶三

泮中鬧端每由我事宋相琦至於不得行公極可恐  
懼涓埃無所效而只爲標的於一邊不知稅駕之所  
悶咄奈何第因此事若有見斥之端如向來云云則  
庶有出場或爲一幸也叶十七

凡百節儉恭遜恬淡安靜乃儒素家業也必須於此  
用工夫可也元教在側服勤不怠於我如手足若不  
得此則誰當爲此職耶誠我老境之大幸也衣薄可  
念故使製送紙衣者也汝等視以同氣衣食共之勿

以外人待之可也汝於晦初間來歸則官事須整頓  
而來而亦不可出修重記之聲也蓋彼輩紛紜不已  
則在官雖不安而亦無以此棄官之義故不欲出此  
聲也汝與方伯雖已相切而上下官之間易以生隙  
須以敬謹行之情面不可恃也凡百慎靜且慎疾勿  
以外事致傷可也

子貞今日向扶安在扶安時欲汝之伴問矣然今觀  
來此之人赤脫不忍見使令輩皆如此則恐難以閑  
入事出使也且此來者何不擇送有衣者送如此人  
耶若致路中凍死則安有如許事耶叶十九

聞子貞言汝送石榴於明村而其權皆不熟而子  
白者云凡送物於人而不好則似無誠意而反不  
如不送矣且下人持往不謹或封裏破綻或致減  
縮皆同歸於不誠如此等事亦須猛省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不可不戒也

日間何況習操又近云汝之不得休息可悶風日如  
此必猝寒成冬須十分慎護勿致生病可也且凡百  
詳審俾無尤悔極可心定而後可以應務而汝則先  
自躁動心不在焉則不能檢身安能應事而得當乎  
須隨處隨事自用工夫可也權子定昨來宿而去居

閒讀書汝可羨也此中如昨而禮官下來收議雖不  
敢循例致詳而亦不得不略陳 盛德之意惶恐

恐  
二十  
六日

親舊間酬應之事恐汝忘之故吾時有所報而亦非  
強之以所不能也如天縱處相問不過紙數束及魚  
蟹若干則可矣全然放過則不可矣昨送凝臙之饌  
此何等物耶吾之食性不食此等饌且見之似不潔  
故不食一點矣此後則切不可為此等別饌也

至月  
一日

今番追復位號之議義理之十分精微處雖不敢臆  
論而 皇朝景皇帝事及宣德廢后胡氏追復后號

事已行之典禮則有之矣且廢后追復事猶或可疑而魯山事義理正當無可疑矣聞有異同之議云未可知也推奴徵貢一事不可一切防塞亦不可一任侵漁蓋奴婢叛主隱匿則不可不懲治而爲上典者季季漁奪使窮民破產者則亦不可不禁也奴主之間不可偏聽一邊之言在明以察之而已二日鄭疏後金鎮圭閔鎮長諸人繼之而金之兩疏漸加云然豈可以此遽爲解歸之端耶須以將來在官不安之意預爲通情於方伯晦初間來歸仍以觀勢辭狀似好矣事當從容處之不可先自恩恩也收議事

汝意亦然而此是大段事故不容無一言耳

九日

南相之議各其所見然也有何他意於其間第所言多有過當處若有激者然是未可曉也李士常之論鄭澔之語亦未穩只當論其事而已何必論其爲人耶此是松江之後孫也只爲懷川所誤而至此耳豈其爲人本品之罪耶臺閣論事當論事理之當否而近來則以相詰詆爲主蓋無非偏論也聞欲送祭物於賈一初君故諸當送處書送而汝之酬應常有過優過忽之弊須斟量分限適可而均平之可也十六日聞青陽守邑內之以病出幕者皆令還入曰民一

也爲生者而使病者徑致凍死不忍也云此實古人之政也比來病者之多死蓋由於出幕須申飭之必令病幕完固且令安壞如酒幕且令其家人同出救護俾無凍死之患可矣此亦政也不可忽也牧民心鑑一冊極好看極有要語故送去精謄而常覽可也

見拙書諸友多論汝之去就云鄭疏雖已見斥而金鎮圭等諸疏紛紜未已以汝之晏然在官爲未安之意也鄭疏既事過有何解官之義乎且其論玉堂之事若方在玉堂則辭避固也今在外官恐亦無辭避

之義李君所論似乎過矣然觀諸君相議之意似以鄭疏之後金鎮圭諸疏紛紜未已而晏然在官爲未安則躑躅亦涉苟且無寧引歸之爲得也第商量可也以道理言則無解官之義而物議以爲未安則滯滯爲吝矣須於來時整頓官事而歸第不可出修重

記之聲也

臘月三日

鄭疏則只肆詬而已權疏則甚有曲折說出道理其勢必不止此而以我之微分言之 恩禮已極而已無應 命之望情勢十分窮極矣窮極如此而無虛受無限 恩禮之理當復見退斥若因彼輩論斥而

解脫匪分職名則實我之幸也亦我之福也所慮者此邊人不能無言言亦不必中理反為我之累也亦復奈何汝之去就亦反復思之棄歸之未安者一則既以乞養告於君父而不久而棄歸為不敢也二則以有辭外求內之嫌也然乞養蒙恩已周一季在我微分實為優幸而又遭此論斥之端父子俱不可晏然如平常解歸固窮亦合斂避兢慎之道至於求內之嫌則當此時節似無此嫌歲前後捲歸似好矣歸來讀書治農還守本分似合於義也十八日今番黃肉吾不入口一以示汝養志之意一以示汝

守法之義汝宜知之此後只送祭需之外勿頻數送人可也馱載絡繹之誚極可懼也於吾私分極為未

安猛省可也巳卯正月元日

汝上來則衙中無人可慮然十餘日之間有何事也河達海漸成雜術迂怪之流不可昵也且外客也汝來後則何可留之空官耶汝宜知之裴亦然汝若上來則必與偕來慎勿留之也此等無益於人適以為害汝亦不必延如此雜客公事罷後則入內靜處以書冊為伴勝於與客雜談也清心省事至斯應無事時則以書冊潛玩可也十三日

謫客之歸若彼無干涉則此亦有何干涉只聽而不聞可也若彼有求索則如芻草等雜物則應副無妨或欲求見則稱病不見為宜矣丁謂之謫去也寇萊公以一蒸羊遣人送之而謂欲見則拒而不見古人之行事可倣而行之也亦不可發之於言語也只默而行之可也二月十七日

昨見拙書汝以婚事廣問云當先觀家法世誼議定於吾而後發言亦不可泛問於人人也二月十七日昨見林修撰次韶木綿道袍木綿條帶蕭然如寒士淡可喜也汝則必著廣帶好為侈習不如彼遠矣今

世奢侈為痼疾以衣服之美為誇即商餘之末俗也有識者當痛刮此習務從朴素以矯極弊况我家貧儉儒素之業耶汝之見識不到此可慨也須更加惕念凡百簡節奉身諸具不以儉陋為恥而以華好為恥公服亦不必太美其餘則皆以布綿之不細者為之自冠履諸物皆從質樸以存故家遺風可也此意亦言于汝妻使之知之于以養德于以養福非但市童之憐識者之鄙得失懸殊而已自警編著意看之可也三月八日田稅色吏所送魚膳皆出於民不可受也太守不受



則色吏亦不敢侵漁於民矣須戒飭勿受其獻可矣  
金山之會方伯若來則似不可不出待而山中之遊  
簡淡為貴不當太為煩鬧也邊山一往亦無妨而誰  
與作伴耶簡驪從只如措大之行則好矣約與士友  
二三人同遊可矣不可與雜流紛沓也戒之戒之且  
勿臨危履險十分慎疾可也廚傳亦不可如在官時  
可略齋行饌與僧同儘好矣遊山之行當此饑疫之  
餘不可如常時乘興之行十分簡約淡素可也凡百  
加慎也三月八日

與上官遊不可太親狎雖山間燕會上下官體貌不

可自我擺脫常存謹敬之心可也吾身檢束工夫亦  
不可少弛斂退兢慎隨時猛省不可惰放怠慢以取  
尤悔也至於聲色之場則非但不可預也汝方有總  
服以此為辭而遠避之尤好矣飲食則雖上官之供  
亦不可過豐斟量草草儘無妨也以善辨為能者不  
如拙約之為美也凡百無非用工夫處不出敬之一

字十四日

儒疏之鬧極可驚懼莫非負乘之致寇也自咄奈何  
今番則事過之後自此起鬧我雖不知人孰謂不知  
乎自 上若或疑於預知則其為惶悚尤不可言亦

復奈何若因此而得脫於分外忝竊則亦一幸也此事不但已似亦為關世道而作也身為標榜之首亦關吾數奈何見汝弟書有咎人之意亦不可也切不可向人發如此說也咎人涉於發明無益於人之不信而反為自中之交爭不可說也慎之可也四月九日元教昨已送之為之累日作惡渠為學而來以病而歸淡以自傷亦可憐也書冊恐太費力凡冊卷帙之多且大最可悶如東文選僅可為三十卷而至於五十五卷之多衣與繩豈非虛費耶可謂無思量矣此後則雖於此等事亦思省約之道務為簡儉可也日

總服不稅有何追服之事染病不成服鄉曲之陋俗有何禮文之可論者耶答以不知而斥之可也十七日昨來冊籠非但太大不便於盛冊以皮裝飾甚不關矣此等非但不關亦且費力亦非儉素兒輩行擔裝飾亦皆浮華之習使人厭看已往不可咎此後則絕勿為此等浮華之習可也汝近來頗有謗議以為不清簡云極非好消息家中往來之便連續不絕常所悚懼者聞此言尤可惕也如祭需及吾之月糧雖不可已而如右浮費華飾等事一切掃除且出入時務從省約簡潔以消此謗可也不

得已處雖不得已不關之處何可已而不已耶  
隨事省察可也

還上蕩滌事是 朝家大惠誠不可草草不須乘忙  
了當從容為之可也聞恕君言各官還上指徵無處  
者甚多積季流來徒擁虛簿其為絕戶與全家沒死  
無異若因此 朝家德音此類一併查出蕩滌則其  
為民惠莫大焉雖或以蕩滌之過多至於受罰於義  
少無所害云此言實當除虛簿而施實惠不可不勉  
也須盡心為之二十日

方伯得同人淡可幸也益謹官事為久留計儘好矣

讀書之為益今日始知之耶聖學輯要送之熟讀詳  
味一生事業在此矣旱勢至此非小憂也祈雨之祭  
盡誠致虔期於得雨可矣不可為文具而已古人以  
誠而格神者多矣五月二十八日

城主前何至今不致賻耶凡酬應之不可已者則籍  
記而按行之然後無遺忘之患若只畱心上而無籍  
記省閱則雖聰明過人難以一一記得况凡人耶六月  
新伯何不即往見耶相親之間情禮則不可不自盡  
至於頻數以失上下官常體則方為非矣且上官雖  
或以戲下官則不可視之以戲務自恪謹可也君臣

師生一事致死之義變共子之說載於小學則其說何可非之耶只是師有淺深輕重之別故其服亦有三月五月期季三季之別如孔子之於顏曾則與君父同而其下則煞有差等安有名爲師生盡同於父子君臣之義乎今若以一切爲師生者皆同於父子君臣則固不可而若以父師輕重定爲一說則亦不可近來自上只以父師輕重爲斷故無以服彼輩之心而金鎮圭尹世顯等疏之所以發也姜金諸生之意似亦出於此也朴君之疏亦依上教而斥金不言師非一槩之義金豈心服耶汝亦不知此耶義

理不明只爲爭競之歸者皆此類可歎尹世顯疏中略有師非一槩之說權尚夏疏有恩怨俱忘之後必有定論云此等說則皆是矣凡彼此疏章不可泛看必須究其義意而辨其是非以明吾之見識可也父師輕重之說自上教之下定爲一邊之一切定論如此而已則小學所載變共子之說爲虛義耶此極未安無一人辨破師非一槩之義以爲父與師固不可輕重而若謂師者有許多般樣不可一切同之於君父云云則彼輩亦必內服於其心矣程張朱子所論師服之說熟玩之則曉然矣如閔鎮長諸疏則以

爲吾之於懷有同父子云師生情義之輕重他人何可勒定之耶此則可笑也一邊諸議不知辨破此一款而泛說師輕而父重此則非也汝亦不辨於此故縷縷言之姜金諸生之所論不非也朴君以姜金爲不可曉則必爲姜金之所笑矣吾之得罪於後世公議者亦在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因不失其可親之人而後可以爲宗主而無弊吾則初失此義故有此無限狼狽此一款無以辭責於後世者也汝等宜知之 晦日

吾之曾答玄石書有曰先人則父而師耳與他人

之爲師者其恩義輕重萬萬不侔兩師之間不可同則勢不可兩全云云則玄石以鄭寒岡之兩事退溪南冥爲答矣然南冥故得以兩事若如仁弘之攻退溪則安得不棄今懷川之於先人不翅仁弘之攻退溪父子之親姑勿論只以兩師之義言之勢不免就一師而棄一師矣然背師之說則吾所甘受而不辭故與玄石一書之後不復發口矣彼輩若只以背師罪吾而侵辱不及於先人則當談笑而待之矣侵辱之上及無非出於懷川蓋懷川之極口誣捏者亦非但據其忿也乃其淡意則

明齋遺稿卷二十八  
又有在焉必如此然後吾之所論其本源言行云  
云者可以盡歸於私憾而自解於後世故也此意  
則世人必無知之者矣玄石師生說所論服制不  
從程張子之說而一以三季爲定則乃矯枉過直  
之論而必不可行者也自程張至於栗谷擊蒙要  
訣已爲定制人豈從玄石之論耶姜金諸人所執  
卽其師說耳朴君從玄石最親云而不知其出於  
師說耶

朴正言泰昌昨過語及其疏事仍出其所爲說而吾  
以酬酢爲嫌不能與之講討然其言則似皆有據矣

彼輩初引君臣之義與之比並者似欲仰激天怒  
而此事又別成一段論議朴君又言師之輕重事之  
是非皆當在斟量之中云此等說漸著事情未知此  
後論議果終如何然此中則只宜一切勿較只付之  
公議者爲十分自處之道而恐或又有如忠儒之爲  
者此最可悶七月四日

淳昌以何病奄忽耶舊情爲之驚怛交誼已絕有何  
相問之義耶邑例前官之喪若有致賻之禮則使鄉  
所具單子而往致之且以吾當具單致之而吾則有  
難爲之嫌故使鄉所替行邑例之意明言于鄉所使

人知公私不相廢之義可也蓋以私嫌而廢公例固不可也以公例而沒私嫌亦非道理也事當分明不可苟且也

五日

所謂戚畹者只是一箇題目故諸人每提此二字以爲抑彼之資於義理殊未深思也蓋彼既在可言之地則於朝廷論議安得不干預耶安有在可言之地而自以戚臣暗默坐觀之理乎若欲不令在可言之地則是錮之也亦無是理只當以事之是非言之得失論之而已所謂戚畹者謂藉戚畹之勢而恣橫云爾若金與閔則豈藉戚畹之勢而爲之耶雖非戚

畹其家世所席自當特論主張之習誰能禦之每以戚畹二字爲口實有若以此脅制然故彼不心服而且以公論言之凡論議之得失是非不係於戚臣與外人只係義理之如何耳今欲以一箇題目罩却而使不敢出頭何可得也又有一事彼兩家雖曰戚里而金則己與外人無異矣閔亦有何可怙可藉之端耶其不可以攻擊排擯爲事者有識之士則可以默量矣而自玉堂劄以來遂成乖激似亦時運之所關也

咄咄

二五

湖南亞使昨歷見傳其兄慶尙左水使扇封亞使

明齋遺稿

卷二十八

三十六

委訪而傳之謝還尤未安而自前已如此不可獨  
異茲畱十柄而其餘還封之作謝書以送之須傳  
于亞使可也且出畱十柄亦爲亞使持傳故耳不  
然則其水使前爲營將時一番來見而別無相知  
之分當盡還者也亞使前以從前拙法如此不得  
安受之意善辭而致之可也

仁叟之彈韓臺復提起前日墨名之事不料以仁叟  
之解事而有此妄發也當初墨名之事設令真有之  
不過季少輩偏論中之一小事耳數季之後至於訐  
摘而置人於尼已極浮薄况彼既發明其不爲則優

可置之何可復以爲罪乎真所謂既入其彀而又從  
而招之非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以區區微分而塞  
入前程在微分固無可言而以公議言之亦涉於已  
甚而同歸於偏論耳殊可歎惜且於仁叟亦似有嫌  
雖自不以爲嫌人必指之豈未之思耶在吾微分無  
非可懼也而已發難追咄咄奈何

交山之行固慮有情外之謗而如此顧拘則恐無可  
往之時既已定計不可前却也今不往則筋力益憊  
生前恐不能一行以此爲悶故也雖有意外事不由  
於我者亦復奈何汝以閏月望間來觀則當畱送吾



明齋遺稿卷二十八  
之交行而後還官甲孫之婚已定於完判云既已面  
約牢定耶以明春爲之亦可矣冠禮則欲以正二月  
間行之見厥母書欲行於九月云而婚在明春則待  
春正而冠之好矣何必汲汲於秋節耶蓋春時爲正  
而餘時則出於便宜非盡善也且冠後則當責以成  
人之事事多矣不如待春也

方伯之見待可見其意之無他且其所言者乃真心  
也何疑焉彼參疏者亦豈皆本心哉爲主張者之所  
驅不能自樹也若革面則無可拒之理况本心如此  
則此亦待之以誠而已不當復懷畦畛也遊山非職

事所在當此秋務方殷之時何暇閑行耶且約入並  
行亦涉煩擾勿爲之可也益山之獄當之何害初一  
番以家叔當初見移之獄嫌不敢當爲辭不許則當  
之而依金堤當初所論附之生議以結末之可矣無  
必可辭之義矣一番亦不必辭方伯之付于汝亦或  
已聞金堤事矣異姓叔姪則稱叔姪同姓則稱父子  
不可只稱叔也稱以叔父爲當矣季事水沉處則似  
與鄰邑無異亦當與隣邑同之不可獨入於尤甚之  
災邑也此亦私意矣凡百務爲公平不可偏私取怨  
於鄰邑也

已卯八月二十四日

一旬之間便三至雖云祭用心極不安如瓶缸等物  
取用於店耶其有定限耶若入量進排則一季內封  
祭物其數極多店人似難堪此後一一照數還持去  
藏之以待後番可也今番來者當令過祭後收置以  
待後便耳凡百須念其出處務令節省可也九月十日  
聞羅州儒生將上疏期會於長城云此必踵尹世顯  
之所為若此邊不為對起則可矣而恐或有對起者  
此最可慮如或有如此意者痛止之可也靈光或有  
對起之議云若宋生輩或為此議則以勿復來吾門  
之意痛斥之可也九月十日

羅州通文此便不應則可矣彼橫逆之來又何難焉  
人或有相見者切切以不可應之義峻言之可也廿  
方伯之子之見汝實其良心也何怪也一邊人之為  
偏論所驅迫者皆不能保其良心者也此亦安可保  
他日之不變耶可笑可歎二十日  
聞忠教言為戶籍時民之父子同居者亦為各戶  
云此乃商鞅之法而父子異籍宋子之所深非者  
也雖或各居猶當使之合為一戶况同居者分而  
二之耶極不是既已成籍則不可追改耶汝等如  
此大段處蒙昧如此極歎

臨歸之時奴輩往來實有馱卜之嫌勿令往來只於  
歸時同時捲還可也臨歸時尤當清淨不可多人猥  
雜也乘駟事依汝意為之可也蓋乘駟者例也不乘  
者脫俗也脫俗者或有近異之嫌矣至月三日  
冠禮則宗子自主之而婚禮則無自主之禮必以族  
人之長為主以其情有廉恥故也若八寸之內無人  
則雖八寸之外須求同姓之長者使主之可也公羊  
傳註有稱諸父兄師友以行之語而魏氏堂曰孤而  
無族長者母舅主之無母舅者父執里宰皆可以此  
觀之族人之長亦無則不得已鄰里之長者主之矣

儀禮則宗子自主之而使族人主之自家禮始矣

歸後無病否自冬以後不得休息須勿出入靜處慎  
攝可也酬應亦隨力為之唯不可以苦色待人也須  
加意用工夫也祀事則當盡心力人馬無出處則交  
山使奴輩來受而去可也癸未二月十五日

子定即過問汝為政則以為太善云矯偏為可成汝  
剛所請似非便而何以諾之耶凡事既諾而終負則  
反不如初拒之為愈記所謂已謂初則已之也怨輕諾責重  
者此人情也若不能副則答書詳陳不能副之曲折  
而淡謝之可也徐夢良以前日參尹世顯之疏事委

明齋遺稿 卷二十八  
來發明云果爾則與李緯金令行無異何可拒絕也  
若來見則待之如常可也

二十日

邑底火賊之發極可驚也而備防之踈尤可歎也官  
卜數十同木非可等閑視者而只數人守之云豈不  
啓盜心乎何不發邑底人警守達夜耶如此則盜安  
得窺乎當其初來言納於獄也爲邑倅者當問其公  
私之卜私卜則不必動官人唯教飭其防備之道而  
已若公卜則別定官吏多率邑底人守直俾無虛踈  
之患者邑倅之職也今乃任其所爲而不問不慮云  
迂踈之責不可免也

三月七日

辭狀事吾意不必爲也只待 朝家處分而已捕賊  
事亦令申飭列邑而已此則終難自任以捕賊之事  
如前日所提可疑之人亦不可不十分審察也若廣  
捕疑似之人示以善捕之色則大不可也雖使人謂  
之不善捕可矣唯盡心於官事民事以俟 朝命而  
更觀事勢來時見方伯言辭狀則不爲而終難在官  
必欲遞歸之意而來可也然安城旣已換武則當次  
第換武豈有獨存之事不出開甸可知矣衙中馬巖  
之行前已許之矣第當以馬轎如私行往來不可從  
俗煩費以招不簡之誚令閭里歎其草草無妨也此

意亦令汝婦知之可也

二十五日

聞往來全義云須勿太勞攘識得當務之先後而後行之可也心存於內則應事自得其當心隨物於外則隨處顛倒矣時時靜坐澄心此所謂涵養也

晦日

參需因便預送無妨此等事別為定式付之該吏使之依例舉行則事無遺而心不勞矣凡事有規式然後無遺漏若專用一心句管百事則精神安得無弊耶

亞使昨過言汝設機善捕盜自此無武夫代換之道云聞此言心甚不怡設機善捕豈汝之任耶汝之為

官公則補外私則祿仕以汝身言之則儒臣學士也儒臣學士雖不敢當而官銜如此亦豈不可以自待耶只當以盡心民事保民戢盜為務豈可設機善捕與武人爭能耶汝之思量不能及此可歎汝雖無爭能之意近有武代之議故必以為如此也豈非可羞耶使之無盜者上也備盜者次也捕盜者末也

四五月

昨者方伯之弟金佐郎浣來見言方伯軫念窘乏饋米二石令天安送之云吾未之知故答以天安姑無所報而前於本縣米之饋已辭之蓋以米布與受俱犯禁故從前不敢受此亦不敢受須還以告于方伯

月齋遺稿卷二十八  
云云矣蓋方伯之始至也使自本縣輸送二石米吾  
辭之今不敢受與前無異故答之如此矣此後若見  
方伯須以吾不敢受故不爲輸送之意言之可也  
西溪所遭亦其尅會而辛勤著述一朝焚棄想應一  
笑矣聞李坦疏以其事分疏至引先儒及沙翁經書  
辨疑爲言云似不觀而引沙翁者妄發矣可歎五月朔日  
桃廟奉來事不容遷延須大段著意必及此月內奉  
來可也須雇得閑人給糧以送掃却他小事專意爲  
此可也此中則不必頻送人而今番僂奴來何必又  
送官僂耶此等不關之僂則頻數而大事則一向遷

延極可闊也須審察於輕重大小之分必行之可也

昨李尚輔自鴻山來滯雨三日而還其學識非汝輩

之類也可尚

十六日

賜扇一柄送去白貼扇欲用於何處耶不可褻用故

欲知其用處而送之耳

二十日

婚禮欲行親迎之禮則擇一家於衙近處爲婿家自  
衙迎至其家行禮可也若自外迎至於衙如前日此  
中所爲則委巷之禮苟簡不稱矣不足以觀示於瞻  
聆也如此則無寧從俗行禮也量而行之可也物薄  
而禮勤從儉而尚質亦風教之一端也

明齋遺稿卷二十八  
子貞喪柩下來時例定擔軍則雖未可例外加數而別出人夫以執雜役且多定官吏護送朝夕上食及別致奠加意爲之以盡平日親厚之義極可子貞自少情親至於白首且其誠意終始如一此實人所難及者人多輕之而此不可不知也

日間所患加減何似懸念不已清心省事勿以雜冗瑣事自汨非但調病然也須不廢書冊先立大者則小者自理矣十分警省可也成孫不能教可悶鼎孫近方日課而半歲全拋文理反不如春間可歎若三冬勤讀則庶可通矣成孫若不能來則必得一謹慎

訓長使之逐日教之專責其效可也

九日

敬差之以多少相爭例事也何足較也聞樓院喪家將於卒哭後停上食云此雖是古禮自有朱子之訓以後已成見行之禮特據不行之古禮而停之非但未安恐爲其子孫之誦議深可慮也茲有一書於朴郎使之稟議其叔父更加商量勿遽罷上食若遺命丁寧則亦宜具辭告之而勿罷亦象生時講討禮節從是之意也云云葬事已迫卒哭當在初一日若待往便則恐未及於卒哭前專此走奴幸有順便則傳送於拙弟所使之必及卒哭前傳之可也若無順便

則亦可專侔耶九月十日

季章今日當過汝不畱而去耶經書義理益精明而  
事務亦該通朋友少其比矣有箴警切宜樂受不可  
厭也過路多聞汝政治之事此亦其才與誠可見也  
朴秦晦父子已下去耶汝其問之否渠雖自陷其身  
而在親舊之道雖不必見問之以物則似可未知己  
過否也吾亦欲問之而無由得知其過去也二十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十八



